

大 奇 遇

權伯華著



上海大眾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四月重版

實售大洋二角六分

奇 遇

全四册

定價二元六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4-00



編著者 權伯華

發行人 樊劍剛

印刷者 大眾書局

出版者 大眾書局

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大眾書局

代售處 各省各大書局

奇遇

第四集

目次

- | | | |
|-----|------|-----|
| 十、 | 沙漠遇狼 | 一 |
| 十一、 | 歸途遇鳥 | 六六 |
| 十二、 | 記後贅言 | 一一一 |

奇遇

第四集

權伯華著

十 沙漠遇狼

當我們由那個承發吏的家中出來，走上大道的時候，看見徧野之間，盡是積雪，那種銀白色地光輝，照得人的眼光潦亂。那時天上，雖未降雪；然而灰白色的層雲，仍將太陽遮蔽得一絲不露；再加上一陣陣寒而有力地北風，吹在我們的身上，實在是冷透骨髓！大道之上，又沒有一個行人；柏楊王三個，又沒有一個是本地的人；對於路線，祇得糊糊塗塗地照着方向走去。剛剛走了四五里的光景，看見路旁雪裏，睡了一個嬰孩的死屍，全身都赤露到一絲不掛；那種肥白地顏色，真

可以與雪光比賽。而天上這時，正有三五隻鵝鷹，盤旋在空際；大概是特爲那個孩屍來的；看見了我們，還未敢落下飽牠們的饞吻。我於前面，曾經說過茜芬的常識不充，對於無理的一切迷信，俱尙未能打破；以致遇事，她都好按照着迷信去判斷；但是天下事，又常爲迷信人帮忙；凡是預言家說的話，後來，也常常地應驗；弄得迷信的人，就越發地迷信；就是科學家，也無法同它辯駁；其實，那也不過是一種偶合的事；不然，就是人的識解錯誤；並沒有什麼神奇地作用，含在裏面；但是迷信的預言家，却正可藉以自圓其說了！即如永和這一次被匪的前一天，我住的三間上房，是用亮格隔成兩暗一明，我的臥房，就在極東首的一間內。仲彞的族兄，因爲得到了不好的消息，特爲找我去勸勸他的老弟，（就是仲彞）趕快將家眷和貴重的東西，送到鄉間去。我倆

就站在明間裏，說仲蘊的性情太執拗，就在目下，必遭大險。茜芬也從暗間的臥房中跑出來，插嘴說：「我們現在所處的境地，實在是萬分地危險了！」忽然聽見我的臥房的那一間的亮格，轟轟地響了起來，其聲音，就同有人在裏邊用雙拳捶擊的一般；接連着又有一種呼呼地火起的聲音，發自房中。我就趕快地跑了進去，一看，不但沒有人，就是任何什麼東西也都沒有；而亮格猶顫動不已；不過聲音是已經停止了！又在這天的前幾天，我們喂有七八隻雞和鴨子，忽然在半夜以後，同時發出一種細而長地幽幽地悲慘地鳴聲。茜芬說：「這是雞鴨發愁，預兆人家必遭水火刀兵之災。」次日，就全數宰殺了，用鹽醃了起來。後來，聽說土匪進城，看見那些鹽醃的雞鴨，誤認為病壞了的，都扔在火中燒了！因為西北各省的習俗，祇吃新鮮地動物，從來沒有鹽醃

動物的這回事；所以見了鹹的雞鴨，就誤認爲病壞以後，纔用鹽醃的。茜芬的心中，因爲已於最近的時期以內，有了上述的兩件事，這時走在路上，又看見一個死的嬰孩，她便認爲是一種大不吉利地預兆，深恐前途再遇見土匪。而這時的天上，總不肯放出陽光來，風緊氣寒，已經令人難耐；茜芬又以迷信的緣故，更是愁苦得不堪言狀了！不得已，就下了毛驢，步行十幾里，以活動身上的血脈，而寒冷亦可以較減；走到筋疲力乏的時候，再騎上小驢，藉以休息。就像這樣或騎驢，或步行，走到約摸午後的時候，在一個小村鎮上，一家飯店中，用了午飯。我們走在路上，每次遇到村莊，或是有意地繞道到人家去問路時，人家村莊裏的人，於相離很遠地時候，就驚慌探問；必須經過我們解釋以後，他們纔能放下心來。這天的薄暮，我們走到距離永和七十多里的一

個大村莊上，早已聚積了很多地男婦小孩，在那裏伸頭探腦地慌張瞭望；我們到了跟前，說明我們是由永和被匪來的，他們纔一閃而散，僅留幾個年老的男子，向我們探問永和被匪的情形；其中有一個口快的人說：「聽說縣長都被土匪殺了！是真的嗎？」我說：「我們就是縣衙門裏的人，今天早晨，纔同縣長分手的，那有被殺的話？」接着我又將被匪的事實，大略告訴他們；又問他們：「前面離城鎮，還有若干里？」他們說：「離涇川縣城，有兩天的路程；離鎮市，也有二十多里；此時，是萬難趕到的了！」我們祇得向這村莊上的人家借宿。結果，是我同茜芬，住在一個老學究的書房裏面；柏楊王三人，另住一個農家；小驢也就拴在農家的牛屋內。老學究，年已五十，身穿老羊皮不縫面子的皮襖，（甘省的人民，到了冬天，大多數都有老羊皮襖一件；因為地

方產羊，每件老羊皮襖，祇須制錢數串；腦後，還拖着一條小而且歪地辮子；身量很矮，而精神很強健，且很和靄。聽說我是永和縣的科長兼司法，款待很是殷勤。吃罷晚飯，閒談以後，他說：「科長明天還想趕路嗎？」我說：「是的。」他說：「科長何不計算一下？這個月，是小建，明天二十九，就是年三十，晚間，就是大除夕了！由此地到涇川，還有兩天的路程，趕不上涇川縣城，在新年的時節，飯店都閉門停業，在那時上道，連飯都買不着吃；我勸科長，不如就在我家住過了新年，然後纔趕路吧！不過在我這窮家渡歲，一切都要簡慢，科長是要受點委屈罷了！」我的心中一想，他說的話，很不錯；而且情誼又很優厚；與其在路上去打擾別的人家，就不如打擾他家了！當時，就答應了他的話，說：「那麼，就未免太叨擾了咧！」他說：「科長太客氣了！誰人不出門？誰人

不遇到急難呢？若非永和被匪，我就是專誠邀請，恐怕科長也不肯枉駕降臨呵！」夜間，我同茜芬就睡在他這書房裏面的熱炕上，較之前一夜承發吏家，真有天淵之別了！次日晨餐以後，我就走出大門外去散步消遣。看見他這個村莊，正坐落在層巒疊嶂的下面，莊子的旁邊，還有一道溪水，迴環曲折，流到莊前，便潞爲一方很大的池塘；風景是異常地清幽。游覽了一會，又回去同那位老學究談天，知道他家人口很多，三個兒子，都替人家種田；自己每年可以教授十幾個學生，共有幾十串錢的束脩；省吃儉用，也尙不至於凍餒。正說着話，他忽然想起他家門上的春聯，還沒有寫；每年，他這村莊前後人家的春聯，都是勞他的大筆；他自己家裏的春聯，當然是不用另請他人了！他於前兩天的時候，都是替人家効勞；自己的，却還未寫；今天想起，他一定要請求

我爲他一揮。當時，便將紙、墨、筆、硯，擺在桌上，請我就立時動筆。我因爲住在他家，一切都要叨擾，這一點小事，當然是不便推辭；拿起筆來，就要向朱紅地紙上去寫了；忽然想起他們甘省人家的習俗，門聯，并不是聯語，都是寫些古人的詩句在上面；我就向他要一本有古詩的書籍來，以便照抄。他說：「我於向年，因爲家鄉遭了旱災，不得已，到南方去撞館（就是讀書人落了魄，特往各私塾中去，向塾師告帮求助；其情形，也就同討乞的人無異；）看見你們南方的春聯，都是另作的聯語，那纔是名副其實咧！我們這方面，盡是抄寫詩句，怎能叫做春聯呢？今天就請科長，也給我寫些聯語，不要抄那些古詩了！」我說：「那倒可以少寫幾個字，但是你家可有楹聯大全一類的書？若有這一類的書，拿來，我可以照着抄寫呀！」他說：「沒有，就請科長，隨意寫幾付就

是了！」這樣一來，可叫我爲難了！我向來，沒有代人寫過春聯，就是看見過人家門上貼的什麼「皇恩春浩蕩……」一類的聯語，那都是專門拍皇帝馬屁的話，現在怎能應用呢？沒有方法可想，就拿起筆來，替他胡謔了幾付。大門上謔的是：

九疊屏風茅屋後，

一泓清鑑板門前。

書房的門上，是：

田無惡歲，

人有古風。

臥房同廚房的門上，我也是替他新謔的；但是我祇錄出上面這兩付，其餘，就一概從略了。因爲我在前面第六章中，曾經說過，我曾讀

過花月痕的；這部書中敘述華癡珠，在劉秋痕家渡歲，替她家寫的春聯，有什麼「……賣盡癡呆過一年……雞骨頻獻……」一類的話；我若逐一地抄錄些對聯出來，讀者一定要疑惑我是效法舊小說中的爛套，作者預先將詩詞聯語等作好，然後再編入書中，說：「某某名士，真是天才絕特，簡直可以對客揮毫；」其實，他的這種把戲，是任何讀者，都不肯相信的；而我國舊小說中，總是歡喜演這一幕老戲。不才向日，翻閱小說，看到這種地方，對於作小說的人，就要減去幾分，信仰他的心；我自己還肯效顰嗎？再者，聯語不過以對仗爲工，什麼「黑狗」對「白羊」一類的玩藝兒，都是私塾裏面七八歲的小學生們玩的；在文學上，有什麼價值呢？卽再退一步說，抽紅對白，有時也可以纖巧見長；然而那些對仗最工的語句，當然要推嵌字的詩鐘了！但是那詩

鐘一類的玩藝，又祇能留給一般前清的遺老遺少們，於吟風弄月的時候，藉着消遣消遣；若是真正想在文學上討生活的人，恐怕也沒有那種閒情別趣吧！若是論到牠的真正地價值，恐怕還沒有日本的俳句，值得我們研究咧！閒話少叙，再說那位老學究，當我代他寫春聯的時候，他就站在我的對面，給我扯着紙；我寫一句，我的嘴中，也就念一句；念到書房的門聯，他似乎很得意，念過以後，嘴裏還哼了一句「硯田無稅子孫耕」咧！其實，他的兒子，都耕土田，不耕硯田了！春聯寫齊，等到午後，墨跡纔乾；我同茜芬，都幫着他，用麵糊，向門上粘貼。裏面的幾付門，都已貼好；正在貼大門時，我的柏姓用人，忽然由莊外跑來，說：「我們的縣長，也來了！」我一聽這話，心中很詫異；以爲仲蘊這個人，也未免太胆小了！怎麼也跑來了呢？於是就跑出莊外，去迎接他。見他

同他的姨太太，兩人騎着兩匹瘦馬，跟着幾個衛兵，很頹唐地跑了來。到了跟前，下了馬，我就請他到我住的房中去；又請主人，爲他們燒水洗面并泡茶。（茶葉就是川省的餅子茶。）等他稍微休息一會，我纔問他：「也跑了來」的原因。他說：「自從你走，我就派人又到城內去探信；派去的人回來時，跟來了幾個縣城附近的紳士和鄉長。見了面，就堅決地請我回城去辦理善後，并藉以安定人心。我問：『土匪究竟退往何處？』他們說：『離城已遠。』我便隨同他們，回到縣城裏面，看見我們的住所，被匪燒的那種情況，真是令人要掉下淚來！所謂『善後』兩個字，我又知道從那裏辦起？昨天晚間，我們便住在管獄員住的地方。聽管獄員說：『他當土匪進城的時候，并未出城；其初，鑽在一個法警的家裏，後來，又恐怕土匪去搜，他又鑽入土地廟的神龕子的

下面。土匪曾到土地廟中去搜索兩次，都沒有想到佛龕下有人。天黑以後，他纔敢出來。」我又聽別人報告：「土匪來時，我們的兩位衛隊長，都正在屋中打牌咧！」想起來，真是可恨極了！在一個月前，城門口的衛兵，查獲的那個搶涇川縣東大路上十三輛烟土車子的犯人，當時，我本想將他槍斃完事；你偏要慈悲他，又不怕費事，呈報上憲改定徒刑；前天，土匪將他放出，他就拿了一把刀，跑到二堂以後，去找我們報仇；你想，這種善事，還能做嗎？」他說了一大套話，都與他「又跑來」的原因不相干；我也不便催促他，就讓他喝了一碗澀苦地川茶，再消停一會。而茜芬坐在旁邊，却聽得不耐煩了！就插上嘴問：「縣長不是說好的暫時不跑來的嗎？怎麼今天也跑來了呢？」他笑了一笑，說：「你別忙呀！聽我緩緩地說呵！昨天晚上，我住在城內，心裏實在不

放心，派人到城外去偵探的人回來，也有說土匪離城二十里的，也有說三十里的，總而言之，土匪還沒有進山，離永和不遠，這是毫無疑義的；所以我在這一夜中，祇是不敢熟睡。」說到這裏，兩眼又瞇着他的；如夫人說：「尤其是她，格外地不敢在城中過夜，祇是催我送她出城去住。」我說：「你們若能在事前像這樣地謹慎胆小，我們也不至於受這樣大地驚恐和損失了！可惜此時已經太嫌遲了！」他也不睬我，又接着向下說：「今天早晨，我們還沒有用飯，我那個當差的王丙，回來了！徧身都被土匪打得青腫，已經不能行動；土匪將他綁在一匹小驢子的背上，馱回來的。據他說：『土匪的全數，也不過二三百人，因為回去時，剛剛出城不遠，就站隊呼報數目；他聽見他們的數目，祇報至二百七十三。其中，有東山裏面的老匪，又有陝西郭某的軍隊；他曾聽

見他們喊郭四大人，大約是郭某的兄弟。這些陝軍，是由東山的老匪勾來的。當天晚間，祇退到離城二十里的地方就住下了！夜間，土匪用棍棒等物，將他打了一頓；又將他吊將起來，過了一夜。天剛亮，就將他綁在驢背上，叫他攜帶一封信給我。」信上叫我籌劃三千兩銀子，三十支槍，於今天午後，專人送去，將兩位省派的委員贖回；若到天黑，不見動靜，土匪就要殺回縣城，一個不留。請你試想，他這種要求，我怎能辦得到？我也祇有暫時逃避的辦法。當我動身跑出縣城的東門時，鄉長紳士們知道了！都來攔住我的馬頭，不叫我走。我說：『我并非逃跑，因為我的第一科長兼司法走了，我是去尋找他回來的。』鄉長們說：『那也祇要派人去就得了！也用不著縣長的御駕親征呀！』我說：『你們都不知道，我們的第一科的科長，性情是非常地古怪；他的一切

的事情，非我御駕親征，他是不肯答應的。你們試想，我現在沒有第一科的科長，又沒有司法，我這個縣長，還能做得成嗎？現在無論怎樣，我是非要親自去將他尋找回來不可！他們那裏肯信呢？祇是阻攔着我，不肯放行。我一時情急，就說：「你們再阻攔着我，我就要跳下馬來，一頭碰死在路旁的樹上了！」他們看我的去志太堅，知道是萬難挽留了，纔閃開了大路，讓我們走了咧！我看他的胆量，已經是小到萬分；再叫他回去，是很不容易的事了！祇得無話可說。這天晚間，便是除夕。仲蘇同他的姨太太，也是在老學究家吃的年飯，睡覺，是另在一間屋中。幾個衛兵是同我的用人們住在一處。老學究家的年飯，雖是菜餚的種類很多，但是口味我們總是吃不慣，他們惟一的習慣，是無論是何菜蔬，裏面必須多多地撒上一些胡椒的細屑，弄得辣辛刺舌，實

在是難以下咽！然而我們這時正當被匪之後，驚魂還沒有安定，又兼奔波道路，情景淒涼；聽見人家爆竹聲喧，便要悽然下淚！就是有美好地酒餚，我們也無心享受；所以當時也祇胡亂地吃了一點菜飯，就丟下了碗箸，隨意閒話了！這時，我就很痛快地斥責了仲薌一頓：問他：事前爲何不肯聽信我的言語？不肯打電請兵？又責備他用人不當；以全縣的武備的重責，負荷在兩個毫無軍事學識的隊長身上；馬隊的隊長神槍手，雖是僱事在先；後來，還能爲我們抵禦土匪，使我們能以爬山逃命；那個步隊的隊長，事前，既不能盡職；臨事，又將大多數的衛兵，率領着，逃入西北山中，用以自衛；縣長方面，他是完全不問了！這種人的罪過，真是萬難寬恕！

「當我大發牢騷的時候，仲薌也祇有大睜着兩眼，瞪着我，一語不發。第二天，正是年初一，當然是仍在老學究家過

年叨擾。到了午後黃昏的時候，第二科的科長，也騎着一匹小驢，帶着用人跑來。見面時，就說：「土匪進山了！兩位委員也放了回來。進山的原因：是因為他們的目的，祇在搶劫我們縣署；現在是已經滿載而歸了！又兼土匪裏面的郭四大人，手下有一位參謀，是湖南人，又是兩位委員中間一位的學生；後來見了面，他就代他的老師，向郭四大人懇情。這位委員，又是一張利口，他向郭四大人說：『我們兩個，都是省城委派來的，與永和的縣長，沒有切實地關係；若說是怕省城方面責備他，他是督軍的外孫兒，也担負得起這種干係；你想叫他拿出槍銀來贖我們，那是絕對的沒有指望的。』郭四聽了這種話，便願意釋放他們了。但是當時又曾想留他兩個充當祕書。那位會說話的委員，又說：『我們的家眷，都在蘭州，若是在你們這裏服務，被甘督知道了，我們

的家眷，就要吃苦了！不如現在放我們回去，將家眷接來，纔跟尋你們的軍隊所在的地方，投効服務，那就沒有內顧之憂了！」郭四又聽了這一段鬼話，纔肯放行。兩位委員的皮衣，都被別的部分的土匪剝去了！臨行，那位參謀，又給他們找了兩件女皮襖，一件是棗紅色的緞面，一件是荷花色的綢面子的。他兩個，若是不穿呢？又實在是凍的忍受不了；萬不得已，纔穿上，騎了兩匹小驢，跑了回來。到了縣署裏面，大家看見，都忍不住要笑。我看那兩件女皮襖，都是我們姨太太的，兩人穿在身上，實在是萬分難看！而土匪因為不等候我們的贖款和槍，所以就越發地要進山了！現在的永和縣城，是絕對的沒有危險了！說罷，又從懷中，取出銀子數十兩，交給仲蘊，說：「這是我給你們籌劃的費用。」我說：「由這種情形看來，永和縣城，是不至於再有危險了！還是

請縣長趕快回去，辦理善後爲是！」仲蘂把眉頭一繃，說：「那種燒毀的破廟似的縣署，我實在不願意去住了！住在那種破廟裏面，不是做官，簡直是當叫化子了！」但是這時他的姨太太，却很贊成我的話，竭力地慫恿仲蘂，仍回永和。由我的意識的猜測：她或者是因爲聽說她的棗紅色緞子的皮襖，被委員們穿了回來，她想回去收回她的這件衣服，也說不定？她的這件皮襖，我曾聽茜芬說過：是甘肅的特產「草上霜」的。我國出產的獸皮，大多數都在北方長城的內外以及東北的三省。山海關外的皮貨，叫做北口貨；甘肅的，叫做西口貨；羊皮，是北口不如西口；因爲西口的毛細，而皮板輕，惟不耐久；北口的羊皮，毛粗板厚，很不雅觀，却能歷久不壞。除掉羊皮，其他直毛的皮貨，要以北口爲最佳；因爲吉林的紅狐猓等，毛細而茸厚，毛上的尖毫又美觀，而

且柔軟；絕非甘省那種槍硬易折的草狐等，所能比擬。但是甘省所產的「草上霜」，却是一種罕見的獸皮；其毛色微灰，而毫上微浮着一層白色；所以叫做「草上霜」。這種獸皮，板薄而茸厚，最能禦冷；惟其產量不多，故價值甚貴；若驟視之，其毛色，絕類羊毛，非明眼人，很不容易辨別。土匪，大概也是誤認爲羊皮，所以給委員們穿了回來。婦女們對於她們心愛的衣服首飾，都是非常地注意的；仲蘼的姨太太，聽說他的「草上霜」的皮襖，又被委員們穿回，當然她是要想收回來了！仲蘼一聽他的姨太太，也情願回去；他立時就改口說：「那麼，我們現在就趕快動身！」我說：「此時天已昏黑，還能上道嗎？要回去，也是明天早晨的事了！」這天晚間，用過晚飯，大家閒坐談天。第二科科长說：「這一次被匪搶去的地丁正稅，共有一千多兩；將來必須詳細開出

失單，纔能呈報上峯咧！我說：「這一項，與我們預先發出站地步的電報，很有抵觸；但是我們省城方面，有大帥作主。將來，自然不至發生什麼問題；不然，上憲若問：『事前既已知道萬分危險，爲什麼不將地丁稅課等，送至安全地點呢？』那時，纔真是無話可說咧！」剛說至此，仲蘊忽然由炕上跳將下來，用手向桌上一拍，說：「那他纔真是胡說咧！我的多少萬的價值的東西，都沒有送走，就單獨送他這一千多銀子的稅課咧？尤其是我的衣服，很多是我先人幾輩的遺傳下來的；那件玄狐的馬褂，聽說價值更貴；狐必千年，毛色纔能變黑；那件東西，還是容易得的嗎？我那件金獅鬃的長袍，是我的外公送給我的；那種毛色，真同黃金一般；卽我手中，祇有迎春那一天穿了一次，就都被土匪搶去了！實在是可惜之至！」他的姨太太，也接着說他的什麼青狐

膝、白狐、灘羊、藏羔……等等的皮衣的名目；總而言之，都祇可惜衣服首飾；未嘗提到他們真正有價值的骨董字畫一句；至於我的損失，那就更是夠不上提及了！到了第二天的早晨，我們就分道同時出發。臨行，仲蘊給了那個農家幾兩，老學究十兩銀子，作爲房飯等費；老學究還不肯受，經我勸解以後，他纔收下。又給我二十兩，作爲拍發電報等用項。應用的空白公文紙，已經第二科科長找着了兩張帶來，上面已經蓋過印信；由仲蘊交給我，我們就分手上道了。這天，正是正月初二。我們在路上走着，看見沿途各村莊上，並沒有什麼新年的氣象；一則因爲地方貧苦；二則因爲村莊的距離很稀疏；較之我們南方的鄉間，那就冷落得多了！到了村鎮有飯店的地方，果然一如老學究所說的話，都是關門閉戶，沒有一家開門營業的；不得已，就走向大村莊中，

去實行討飯的營生。而村莊裏面的人，看見我們下了大道，似向他們村莊走去的時候，不等待我們走到村莊的附近，就有人向我們迎來；問明我們的來意，就叫我們停止了前進；他便跑了回去，用木盤捧出四碗菜餚，兩碗饅頭，一壺酒，幾個酒盃；放在地上，就叫我們蹲地而食。菜還溫熱；饅頭和酒，都是冷的；酒盃，却小得可憐；其形式，比指甲不過較大一點。我同茜芬，向不飲酒，也不能用冷食；柏楊王三人，都是甘省的人，吃慣了冷饅頭；他們倒可以飽餐一頓；酒，也讓他們喝了。我倆因為肚飢，也祇得勉強吃了兩個饅頭，用了幾箸蔬菜；腹中，還不爽快到幾小時，纔能復原。說到這裏，我又想起我們打從北京西來和後來由寧夏包頭一帶東歸時，遇到不甚舒齊地方，嚴伯翕以生長在富厚人家的人，無論什麼飯，他都能吃得飽；——一天，走到察哈爾的境地，

因爲天氣太寒，不宜於五穀，祇能耕種燕麥一種；所以飯店中供應客人，也祇有燕麥的食物；這種食物，吃到嘴裏，有一種青蒿的氣味，實在難以下咽；我就甘願腹飢，不肯食用；而伯脩却吃了一大碗。——無論什麼苦，他都能受。我這幼遭貧困，幾乎餓死的窮小子，却不能耐勞吃苦。這也就是胸襟、抱負、材力、天資，各有不同的地方。閒話截止，再說我們吃罷以後，村莊裏面的人，收拾碗盞時，我向他道謝；他說：「這是我們地方的老例，每逢年節，飯店閉門，過往的客人，買不着飯吃時，我們村莊裏面，就應當照例供給；不然，出門的人，還能餓死不成？」我聽了他的話，知道這種地方，還有三代以上醇厚地古風；我們的家鄉，同它比較，真是大有媿色了！我的心中，由感激又加上了一層欽敬地意思！這天的晚間，是在一個鄉鎮上，叫用人們敲開飯店的門，請他供應我

們的食宿。第二天的情形，也是白天裏向村莊討飯，晚間歇宿在飯店裏面。到了第三天早飯後，纔到涇川。找了客店住下，然後纔去拍發電報。同時我也用電報通知了伯脩。沒有幾個鐘頭，就接到伯脩的回電，叫我到籌款分局去取用銀子二百兩，以便置備衣服行裝等等。電報上并說：籌款分局局長，是余君的兄弟，伯脩已另電請他撥借了。我就拿着電報，到了籌款分局，見了那位余先生，他不但照數撥了二百兩銀子給我，還將他的衣服，借了兩件給我暫穿。因爲他無眷屬，又設法向別的人家借了兩件女衣，給茜芬穿上暫時禦寒。然後我纔跑到街上，買了兩件舊的男女皮襖和棉被等必需的用物。又給用人們二十兩銀子，叫他們添置行李。次日早晨，將余先生的衣服送還後，纔雇車向平涼進發。兩匹小驢，就換給用人們騎着。後來對於這兩匹驢子，我

本想原璧歸趙的；無奈沒有人再回永和了，祇得效法民初的黨人，光復了百姓的了；將牠變成了幾十串錢，賞給柏楊王三人，以酬謝他們沿途奔波護送的勞苦；但是這種罪過，我是不能不担負着了！到了平涼，我就用永和縣第一科科長的名義，去見隴東道尹。他問過被匪的詳情以後，我就代仲蘊堅決地辭職。他說：「這個縣缺，在平日，就沒有入願幹；現在又當被匪以後，誰人願意去頂這個破缸呢？但是我看在全省督的情面上，是不能不代他設法的；然亦祇能從緩；現在的善後，必須他辦理清楚纔好。」我祇得答應着退將出來。回到客棧，將這種情形，通知仲蘊。一面又爲他去請住在平涼的一位方君，到永和去接替我的職務。這位方君，是湖南人，向日卽以遊幕爲生。當我向仲蘊辭職以後，仲蘊曾函請道尹公署裏面他的一位同鄉，替我物色替人。回信，

就舉荐這位方君。一切都已說妥；而仲彞有意地拖延，不告知我，也不實行請他去任事；其用意，是還想挽留我多過幾天。一直到了我們在老學究家，第二日就要分手的晚間，他知道我是要到平陵去了，纔將函請方君這一件事，告訴了我；并囑咐我到了平涼，代爲請他迅速動身。我也是先由道尹公署裏面，找着了仲彞的同鄉，然後再介紹給我見了方君。其初，他還怕匪，不敢就去；後來，經我詳細解釋說：「現在的永和，是萬無一失了！我的不幹，是因爲平陵方面，我本有職務，到永

去，原祇說定三兩個月。現在平陵的縣長，已經是函電交催了！我實在不能顧此失彼，纔辭去永和，回我的平陵舊地去的。」他聽了這一席話，纔答應不日動身。這一件事，我也寫信告知了仲彞。然後纔向平陵進發。涇川平涼這條道路，我是第三次的經過了！這一次，走到平涼

的西方，兩山夾峙，地名三關口的地方，又幾乎遇着危險——此地的土人，在山口，蓋有楊六郎的廟宇一座；大概是迷信戲劇小說上「楊六郎把守三關口」的一句話。廟前，有幾座大碑，碑上刻的是前清時的吳大澂的隸字；上面經人捶搗的墨色很厚。由廟宇轉入山口，地極險峻，一面是曲折地高山，一面是深陡地溪澗；車道，是在山下溪上，寬祇一丈。正當雪後，石道上尙凍有一層薄冰；車輪轉動，異常地光滑。剛剛走到一塊下坂的地方，車夫惟恐騾子走得太快，將車子滑了下去；便勒住了韁繩，不令騾子快走。那知兩匹騾子，反因此發出了野性，不服車夫的羈勒，放開八隻蹄子，向坂下跑去。我同茜芬，幾乎由車中傾出。車夫也驚得祇是呼喚。我在車中，也是喊叫，用人們趕快去迎頭截堵。那兩匹騾子，真是野性難馴，拖着一輛車子，不循軌道，祇是亂跑。眼

看着就要將車子拖歪到溪澗裏去，溪水雖不甚深，而山道離溪水，還有一丈多高；車子設若向下一歪，我同茜芬，必受重傷。剛剛跑過一個山嘴，山路本是向南轉的；而騾子却仍一直的向西跑，再差一尺，就要落入溪澗。茜芬驚得大聲呼叫，我也以為這次又要重演我們永和縣「跳高」的舊劇了！不料我的柏姓用人，忽然追至騾前，將騾子堵住；這一次的小虛驚，纔算過去。這天晚間，住在一個市鎮上的飯店中，本來是很平安無事的；那知就寢以後，人家放了兩聲爆竹，將我們從睡夢中驚醒，以為是土匪又來了！爬將起來，就披上衣服，要向外跑；迨至神識有點清醒，纔想起是住在客店中，決不會再遭永和那樣地危險了；然後纔又睡下。由是經過二三年之久，祇要聽見較大地嚮聲，便要想起在永和縣跳城的那回事，全身的肌肉，還要有點隱隱地酸痛咧！

第二天早晨起來，又走了一天，纔到平陵。進了縣署，很多地同鄉及舊同事，都來慰問。伯脩說：「我於臘月二十八日，就接到涇川來的電報說：『永和失守，闔縣署的人員，都沒有下落。』把我慌得又打電報去專問你的消息。候到天黑，也沒有回電；我就親自跑到電報局中，去等信。一直等到下半夜的一點鐘，纔有回電來說：『詳狀不明。』我就担心了好多地幾天，直到接着你由涇川來電，我纔放心來了咧！」朋友這等地關心，聽了真令人感激掉淚。而一般同鄉及同事，也都是說：「縣長祇是不放心，我們都說：以你平日的爲人而論，決不至遭遇橫禍的。」我又向他們表示謝意，並將當時逃難的情形，告訴他們；他們都吐出舌頭來說：「這種危險，也就到了萬分了咧！」我到平陵，第三科的科長，還是沒有委人；師範傳習所的第一班，已經畢業；伯脩依舊

是委派我擔任第三科科長兼師範傳習所的所長的職務。這時，伯儵正在忙着辦理全縣的義務教育，學童的額數，已經調查完竣；惟有經費一項，必須由地丁項下帶征；并已具文呈報上峯，等到批准以後，便可着手開辦了。此外，他又實行改良全縣的農業，鑿井的機器，已經購買兩架；惟以缺乏技師的緣故，損壞以後，修理頗爲不易。又由天津上海兩處，搜求了很多地外國穀種；尤其是棉花一項，爲甘省所最缺乏；是以鄉民所穿的土布，必須購自陝西的三原；伯儵又搜求了很多地美國棉種，連同其他穀種，都散給鄉民，叫他們試種。我這次回到平陵，看見他的成績很好，前途，是很有希望，心中異常地高興！那知沒有兩三個月以後，不如意的事情，又層見迭出了：一，是伯儵呈請附征義教經費一節，教財兩廳，皆批駁不准，說：「事近擾民；」二，是已經判定有

期徒刑而且執行到二年有奇的張武舉，又在省城提起非常的上告；上峯，也不按照法定的訴訟程序，就糊裏糊塗地受理；并且要提案晉省，加以覆審；伯脩祇得將全案人證卷宗，派員押解了去。此外，還有關係我的身上的一件事：就是黎仲蘊向道尹辭職後，又寫信報告他的外祖，請他的外祖趕快委人去接替他的縣缺；省城方面，當然也是沒有人幹了！他的外祖不得已，仍然是函知道尹，叫他由道署方面，委任永和的管獄員替代；仲蘊纔得脫身。仲蘊到了蘭州，他的外祖問起當時被匪的情形來，他將一切過失，都推在我的身上，說我事前不主張請兵；又說我不辭而行，跡近潛逃；甘督因此，以爲伯脩所荐非人，換一句話說，就是對於他的委託，不肯盡力；其心中更爲仲蘊的幾件骨董字畫，對於伯脩表示不滿；不時地向在省的各要人說伯脩的壞話。上

述的兩件事，或者都是因此發生。我由永和，回到平陵，伯儵也曾向我說過要辭職東歸的話；其原因，還是因為甘督近年的態度，與他的平日的旨趣，相離更遠；他說：「年內有人從省城來說：『老袁反叛民國，帝制自為的時候，甘督竟公然首先上奏摺稱臣；又派人修理省城的萬壽宮，內設老袁的萬歲牌位，他親自又去實行朝賀洪憲改元，皇帝登基的禮節；』像這種卑鄙而無人格的人，我怎能在他的手下做事呢？」我說：「你所做的縣知事，是國家人民的縣知事，又不是他督軍個人的縣知事咧？祇要我們做事能以對得起國家人民，我們的人格，便可以保全；否則無論怎樣高尚的人做上司，自己的人格，還是保全不住的。」他纔不言語了！迨至遇見上述的那兩件不如意的事後，又接到籌款總局局長余君來信，告訴他甘督因為黎仲蘊栽誣我不主

張請兵，以致不滿意他的那一段話；伯脩遂決定辭職不幹。我尤異常地憤懣，并也主張他辭職東歸。余君的信上，又說：「籌款局的任務，他也決定辭卸；并通知我們同系的人，都同時辭職，同陣東旋，便以蘭州爲集合地點。」——因爲近兩年來，我們黨內在內地不能立足，或在上海東京，生計艱窘到萬分的人，知道伯脩在甘，很得甘督的信任；多潛蹤西來，以謀暫時的糊口；而大多數是安置在各縣的籌款分局裏面；惟有陳君惠川，因爲我曾代爲轉託伯脩，專函荐給甘督，委任他代理寧夏附近羅平縣的知事，到任還沒有一年。伯脩接到余君的信時，立時便電請省方，准予辭職。甘督還復電慰留，伯脩便接連着打了三次電報，甘督纔覆電照准；然電文內，却堅囑於解職後，務必晉省，另有倚畀云云。我也慫恿他晉省一次，以便與我們同系的人，結伴東歸。再

者，我想到蘭州去詰責黎仲蘊，爲何反背事實，任意栽誣？伯脩也想與甘督再見一面，爲我剖辯，也就是爲他自己分晰一下。於是就決定俟繼任的人到，他將交代辦清，大家就一同携眷晉省。——因爲這時的陝西，正值政局變動未久；萑苻徧野，道路未通；我們東歸，必須到蘭州另行計劃。——由平陵晉省，有兩條道路：一條，是由靖遠、陶城一帶；一條，是由利河、一條山等處；由靖遠這條路，多山，很不易走；由利河，路遠，然地勢平坦，可以通車。當時因爲我想叫茜芬同她的兩親，再見一面，所以就慫恿伯脩決定取道利河了。迨至伯脩的繼任的人到，他纔趕辦交代；等到交代辦清，我們能以動身時，已經是五月的中旬了！臨動身的那天，全縣的各界，都預先製就清官旗十面，萬民傘四把；於經過的大街及城門口，皆擺設香案，焚香歡送；尤其是教育界的一般人，一

直送到十里以外，纔肯回去。本天祇走了三四十里，天就黑了。次日，行經一個大寨堡；其中的領袖人物，與伯脩的感情，尤爲融洽。我們到時，看見寨堡中的街市之止，各家的房簷，皆攔着街，橫繫麻繩一根，上貼黃色的紙條；紙條的上面書寫：「青天過境，」「萬民感戴，」「口碑載道，」……等字樣，以表示歡迎和歡送的意思。那種沿街貼紙，隨風飛舞，很像我們的家鄉，天旱求雨，久雨求晴的情形。我們打尖的地方，就預備在一個領袖人物的家中；一切供帳，都是異常地恭敬。進門以後，便是一次茶點；那種點心，做得非常地精緻。我因爲祇見牠的式樣好看，料想必定可口；拿起一塊，送入口中，并未細嚼，就趕快地下咽。（也因爲肚飢的緣故。那知這種點心的製造，是全用羊油和麵；我是自幼不食羊肉的，對於羊油，又格外憎惡牠的羶味；這時點心入肚，纔嗅

着滿口的腥羶；再想吐出，已經來不及了！於是再食他物，就沒有一樣不羶；而且腹中還格格地作嚮，又不能痛快地嘔出，實在是非常地難受！然在主人方面，這種點心，非待上賓，是不肯輕易製造的。用過點心，便是午飯。這一頓午飯，又幾乎將我吃病——他們地方的向例，是遇有顯貴的闊人過境，一頓飲饌，必須二三十家同時預備二三十桌酒席，在同一的時間內，請闊人到各個的家中，吃用少許的酒菜，以表示多數人的敬意。我同伯脩，都不知道他們的習俗，在第一家，即已酒醉飯飽；而主人猶堅請到各家去赴席；伯脩說：「已經醉酒飽德，感謝不盡，萬不能再去叨擾了！」主人說：「這是我們地方的舊例，縣長是必須賞光的，不然，就是我們招待不周，用意不誠了！」不得已，我們再去擴大我們腹中的容積。每到一家，祇飲酒一口，用菜一箸，跑過十幾家

後，不但飲食，就是行動，也實在不甚容易；主人纔請伯脩拿出名片，派人送往其餘未到的各家，去過謝一聲，就算是縣長躬親領擾了！然而時候已經不早，我們就在這個寨堡中，住宿一宵。晚間，主人猶備有豐盛地晚餐；我同伯脩，已經是肚腹悶脹，萬難下咽，以致終夜，都不能安睡；次日一日，也都不能用飯，幾乎因此成病。人的胃力，是有一定的限制的；飢餓，固能喪命；食物逾限，亦最足以爲害；這個地方，有此慣例，不知昉自何時，實在是不講衛生了！第二天，又走了一天半，纔到陳麻子井；經過那片沙磧，又走了一天，纔到利河。我們在利河盤桓了四五日，一則因爲茜芬想同她的父母多聚一天；二則因爲李向先還未交卸，我又代伯脩介紹與向先見面。他倆，真是一見如故，而且非常地投契。向先堅留我們多住兩天，所以一直勾留了四五日，纔動身向蘭州進

發。我們這次進省，除掉我同伯脩，都携有家眷外；其餘，還有同鄉多人；再加上手下的用人，共有十幾個人同陣；并且携有槍支五桿，是伯脩向年由甘督處借來的，此次特爲携回交還。臨動身時，向先說：「這條路上很空曠，途中怕有意外；」所以他又加派兩名馬兵，携槍護送。出了利河的西門，走不多遠，便是古長城。我在車上，遠遠地看見那種蜿蜒透迤地形勢，實在是很雄壯，真不愧爲世界上有名的大建築；迨至切近，牠的高度以及雉堞的式樣，也和北京的城牆差不多。出了長城，便是蒙古阿拉善旗的境地，盡是沙漠。沒有到過北方邊塞的人，總以爲蒙古的大沙漠，一定是平沙萬里，一望無邊；而不知在實際上，却不能完全是這樣；既謂之沙漠，當然是一望皆沙了；但是有的地方，却不是平的；因爲沙質甚輕，而終年又多風；沙被風吹，就不能像止水的面

上那樣地平坦了。所以我們出了利河，走不到十里，就看見很多地小丘，和北邙山上的墳墓一樣；又像人身受了潮濕，全體皆生雞皮似地小疥一般；彌望累累，皆是墳大的沙邱；其大小形式，又復一致。走了二十餘里，在一塊有水草因而有人家的飯店中，飲茶解渴；車子，皆歇在飯店門外一片大沙場上。麗娟同茜芬，都不願下車，祇在車上，等候着喝茶。飯店中，本無燒好的茶水；我們到後，他纔開始起火；等到水滾，就用我們携帶來的茶葉，將茶水泡好。忽然由東北方跑來一百多匹馬隊，馬上的人，都携有槍械；但是沒有旗幟和官長。他們到了飯店的門前，都紛紛下馬，跑進房去，拿起我們的茶壺，倒在碗裏，盡其所有，不夠他們解渴，還將鍋內的開水喝完後，又叫店主再燒。這時，我們深恐他們是那裏跑來的潰軍，對於我們，有什麼軌外的行動，簡直地不敢稍

示反抗。而我們的用人，同李向先派來的兩個馬兵，却都將槍械拿在手中，裝好子彈，其情勢就像臨陣的一般。我就再三地以目示意，叫他們萬勿妄動，致吃寡不敵衆之虧。但是那些潰兵似地丘八們的情勢，却越過越壞了：凡是沒有喝到茶水的，都在屋裏門外，嚷着罵着催店主趕快燒水，簡直鬧得一片聲喧，聒人雙耳。凡是喝過茶水的，都拉着他的馬，在沙場上循環旋轉，以抒散馬的疲勞；（俗稱溜馬）或者卸去鞍韉，使馬在地上打滾；其初，他們走的圓圈還大；馬打滾的地方，離我們的車子還遠；我們的車子，本在沙場的中心，後來他們越轉範圍越小；馬的打滾，也越靠近我們的车子了！鬧得灰沙瀰空，麗茜兩人在車上，簡直的不敢睜目。伯脩看見情勢不好，便將我們的馬兵，叫在旁邊，囑咐他騎上馬，趕快進城，告知李向先，請他派隊快來解圍。那個馬

兵，就上馬如飛地去了！那些潰兵似地丘八，看見了這種情形，彼此相視，冷笑一聲，并不等候喝水，就將馬的鞍韉上好，飛身上馬，紛紛地向西南方面跑去。伯脩看見他們已走，又派一個馬兵進城，將那一個叫了回來。我們纔能安心喝茶。喝好以後，天已過午，我們就索性子吃過了飯纔走，而天已三點鐘以後了！走了三四里路，我在車上，忽然看見一隻小狗，跟在車後，我就以爲是飯店所喂，爲我們用人等以食物引誘來的。於是就喊叫他們：「趕快將這小狗攆了回去，人家用以守戶，我們做旅客的人，要這個小狗做什麼？」而麗娟在車上說：「我親眼看見馬兵們攆牠回去，牠祇是不肯；馬兵將牠攆回半里路的光景，他一回來，牠也就跟了回來，祇得讓牠跟着好了！」這天，祇走了數十里路，晚間，住在一個三家村中。晚飯以後，車夫告訴我們：「此地過去不

遠，就要翻過一座沙山，山陡沙軟，托不住人畜的脚步；上下的時候，非滑卽陷，車子行動，異常地困難；尤其是五六月間，日光晒在沙上，熱力最大，（因爲沙能傳熱，而又不容易消失的緣故；）騾馬等，走在沙上，耐不住熱力灼燙，前足就要彎蹶；這時常將車子拖翻，致生意外；是必須於夜間翻山，行走雖緩，而車子還不至有傾覆之憂。——我們聽了，便決定於下半夜兩點鐘後動身。當夜，我們祇睡了幾小時，就起身上路了！大家走在路上，還多睡眼矇矓地在車上或在馬上打盹。到了翻越沙山的時候，真是十分困難：我們睡在車上，簡直地要以頭向下，以足向上了！車夫叫我們坐起，我們知道山勢太陡，車行實在不易；但在黑夜，也不知車外是何情狀。正在這種危險的當口，忽然聽見小狗狂吠將起來。不一會，又聽見我們的用人及馬兵們，幾支槍，乒乒地亂响。我

以爲這必是盜匪來了，我們的用人們放槍，是抵抗盜匪的。心中恐懼，口中便叫車夫，將車子停下。我們就趕快地下車，按照槍聲響的方向，伏在車旁，以避子彈。等到槍聲停止後，用人們跑來說：「剛纔是狼羣來了！設非小狗警告我們，又有槍抵禦，我們這一羣人中，至少，要被牠拖去一兩個。我們聽見狗叫，回頭一看，藉着星光，已經看見有七八隻大狼，由山下向我們撲來。我們開槍，牠們猶不肯退；等到我們七支槍同時開放，我們又拚命地向牠們撲去，牠們纔散開向東南方退下；但是相離恐尚不遠，我們還要謹慎戒備纔好！」——甘省地曠人稀，而狼最多，常常地結隊成羣，向人家村莊中攫食人畜。我們初到甘省，看見人家，多養特大地狗，用鐵鍊鎖着，我曾詢問：「畜此大狗，又用鐵鍊鎖着，究有何用？」本地人告訴我說：「我們地方的狼最多，入夜，便入

村莊覓食，若非這種大狗，是沒有方法防禦的。我們這種狗，也是非常地兇猛；白天放出，惟恐牠咬傷了人畜；一到夜間，就將鎖鍊去掉，叫牠替我們看守門戶，我們就可以安心睡眠了！」我們走在路上，他是不時地遇見一兩頭大狼，坐在路旁或路中；見了我們，也毫不恐懼；必俟我們走到牠的切近，牠纔緩緩地起立，緩緩地走去。我又聽茜芬告訴我：「利河的鄉間，有一個青年娶婦，親友們於晚間鬧新房，將他的兩手，綁在大門外的樹上，以便他們在房中向新婦作種種地惡劇。青年喊叫說：「狼來了！你們快來解去我的繩索；不然，便要被狼咬傷了！」親友們便趕快地跑來，一看，並沒有狼，乃是青年誑騙親友們來解放他的；親友們知道被騙，便又折回，仍不解去他的繩索。過了一會，青年又復喊叫：「狼來了！」並且說：「這一次，是真有狼來了！」而親友們

都說：「我們這一次是決不受騙了！」他們還是鬧他們的新房。迨至青年自己的親屬，聽見他的聲音不妙，趕快提燈去看，青年的一隻腿，已經被狼咬掉腳去了！這個青年，當夜就一命哀哉！茜芬又說：「甘省的行商運貨，多用騾子和駱駝。尤其是駱駝在夜間行經沙漠時，身上必須懸掛銅製的大壺及大鈴等。壺可裝水，又可同大鈴一樣地作爲一種警備。不然，於黑夜之間，騾駝的後胯上面的肉，即難免爲狼咬食淨盡；騾駝身上的銅壺等物，响聲一有奇異，商人便近前察視；否則騾駝行動時，常有數十百隻，擺成很長地陣勢，僅有少數的商人，雖皆携有兵器，但也不能照顧得十分地周備。」以此，足見甘省的狼，也太多了！我們既是聽見狼去未遠，而且是結隊成羣，當然是要留心警戒了！迨至翻過沙山的巔頂，由上而下的時候，車夫便叫我們下車，說：「

下山較上山更險；不如下車步行，還較爲安全咧！」我們就跳下車來，徒步行走。這種沙山裏面，不知是否有石山爲骨？而表面却盡是軟沙，脚一放下，便陷入沙中至四五寸深；拔步時，又要用一點氣力；山勢復極陡峻，下行時，稍不留意，便要隨沙溜下。我曾向伯脩說：「這山的上下，大約皆是沙；我們倒不如就任聽牠將我們溜下，下面有沙，又不怕觸碰；倒比我們行走，省力得多。」伯脩說：「這山很高，而且又在黑夜之間，不知下面有無大石，設或碰在石上，比你們跳永和城牆險得多了！」大家說笑着，也倒不覺得怎樣地費力。到了山下，東方已經透出曉色來了！我們上了車，再走六七里，紅日上昇，我們對於狼羣的戒備，纔敢鬆懈。由利河到蘭州，這條路上，除去一條山的地方，人家較多；其餘，都祇有三五家的小村落。有一個地方，名字叫做一碗泉，是因爲那

塊地方所有的飲料全賴一孔泉水，而泉口的面積又祇有碗大。試問，其中的水量能有若干？沒有飲料，又怎能有較多地人家呢？一條山的人家，雖是較多；而地方也是異常地荒涼！我們走到附近，忽遇大風，沙灰飛揚，令人不能開目；沙中且有較大地小石，被風吹起，打在人的面上，尤爲難受；我的車子同騾子，幾乎爲風吹倒，則風力之大，也就可以想見了！這種地方的民衆，也苦得要命；我們走到一個祇有一兩家人家的小尖站的地方，歇在一家飯店中喝茶；麗娟同茜芬兩人跑出去散步；沒有一會，忽然跑了回來說：「你們去看看天大地奇事！那邊房屋裏，有一個閨女，年已十二三歲，還是赤着全身，一絲不掛地蹲在土炕上咧！」我們跑去一看，果然有一個十多歲的女孩，赤露着全身，就同藝術家用的模特兒一般，蹲在土炕的一角；看見我們，面上也現出

羞容；趕快地跳下了坑，奪門而出，想找一個地方去遮羞；但是這種地方，除去她們那幾間東倒西歪地破屋子外，全是一片黃沙，平遠無極；又沒有前面所說的那種沙丘，可以隱蔽；她跑出了房屋，祇得向北又跑了幾十步，以脊背向着我們，坐了下來。這時，麗娟已經拿了一套舊的袴褂，跑去贈送給她；并叫她穿了起來。麗娟回來時，我說：「這種地方，也是大道，怎能任聽偌大地女孩，還是赤身露體？恐怕這是有意地騙局，想叫我們過路的客人慈悲她，贈送她衣服的；不然，她家的大人，怎麼不見一個呢？」麗娟說：「你這話，也未免太苛刻了吧！這方面的人家，向日就不講究衣履，窮家的小孩，到了冬天，也祇依靠着熱炕，不穿袴子，已成了一種普遍的情形；不過這個女孩，年齡較大一點罷了！你沒有看見她家的屋裏，一無所有嗎？其窮苦也真到了極點了！我也

曾問她的父母呢？她說：『去拾雁蛋，拔吉吉子（沙漠中的一種草名）去了！』我便笑着說：『我也不過是一種猜測罷了！』這種地方，雖是這樣地窮苦；但是再向前進，走到離蘭州不遠地名西岔子的地方，其情形就大不相同了：我在車上，其初，也未曾留意，祇見路旁的村莊，房舍整齊；我們打尖吃茶的茶棚或是飯店，也同別處不同；人民的衣履，也很周備；我還疑惑這是地近省城（其實尚有一站多路）的緣故；後來留心細看，纔看見田中的麥苗，都是異常地茂盛（前面我曾說過甘省收穫二麥的時期甚遲，讀者當未忘懷）而路旁的兩道深溝，尤爲奇特：溝既深，而且都有橫穿的深洞；各洞的距離，都不過一丈多遠。我便開口向車夫詢問：『這一段路旁兩邊，爲何皆有深溝？溝內，爲何又橫穿成洞？』他說：『先生！你還不知道這路旁的田地，名字，就

叫做沙田嗎？」我說：「還沒有聽見過。」他說：「這種沙田，地力是異常地肥厚；其原因，皆由於此地土內生成的一種沙層，離地面，或五尺，或一丈不等；路旁的深溝，又橫穿成洞，即專爲掏沙而設；將這種沙子掏出，鋪在田內的土上，從此經過三十年，都不要上糞；而且五穀還非常地茂盛；在初鋪沙的時候，沙的力量，還嫌太大，五穀的梗葉，都成濃綠色，便不能抽穗結實了！必須經過七八年後，五穀纔能豐收。這種沙子，鋪在田裏，不但可以代糞，而且可以保持着田裏的水分，不至乾旱；又不至於生長莠草；農家工作，祇要用馬或驢，將田土犁起四五寸深，將穀種撒入，以後，祇有收穫的一種工作，不要上糞，又不用鋤草，人工極省，而收穫反多；所以此地的人家，祇用一個人，便可以耕種二十畝地；生計一切，都很富裕。先生沒有看見此地的村莊房舍以及衣服等

等，都是很整齊的嗎？」我這時，纔知道此地富庶的原由了；但是沙能代糞這一層，我却很爲奇異。當時，便叫車夫停車，我就跳了下去！跑到田間，將土上的沙，抓了一大把，用紙包好，等到飯店中打尖的時候，同伯脩細細地研究。那種沙，與尋常的沙，毫無不同的地方，無論怎樣地檢察，也尋找不出含有肥料的東西來。伯脩說：「恐怕牠的肥料，是在沙中雜有的細土中，其性質，等於美洲智利國所產可以肥田的硝石。」我却疑惑此地在洪荒以前，是一片大海；這種沙灰，全是海中動物的化石；所以含有肥料。我們便將這一包沙，帶入蘭州，向人詢問，有人說：「這種沙田，還是左宗棠的發明；而人民的受惠，實在匪淺；可惜甘省的農工稀少，又沒有人注重提倡；以致西岔子以北，尚有千萬頃的沙田，至今，還是一片古荒，無人開墾；而內地的人民，還說無田種，無飯

吃，這豈不是我國一件矛盾的事實嗎？」但是沙含肥料一節，依然是沒有確切地答案。後來東歸，我又將這一包沙，攜回南方，經過科學家的研究，是肥料，并不在沙中；沙也不能替代肥料；所以能肥田的原因，是由於那塊地方（指西岔子以北）在太古地殼初結成時，一定是一種火成岩，後經風雨日蝕，變成土地，其中又含有碱質；地下掏出來的沙，一定是一種透明的白沙碱，和白沙混合在一塊，便發生化學上的一種作用，變成玻璃質；五穀的梗幹枝葉等，需用玻璃質的地方很多；尤其是梗幹筴皮等的表面，必須有玻璃質以保持牠的內部，而抵抗風日等等的侵蝕；我們試觀秫稭和麥稈的外面，一層透明地薄皮，不都是玻璃質嗎？西岔子的田中鋪沙，就是以沙同碱化合，以供給五穀的需要；所以能以豐收。向年德國人，經營青島，特由別處挑沙，鋪在

海濱，後來都變成腴田，就是這種道理。我不是科學家，又未嘗研究過農學，對於上述的一段科學上的理論，實在不敢妄參末議；祇得將牠記錄下來，以待科學家及專門農學家的研究罷了！

我們到了蘭州，便都住在籌款總局裏面。這時，余君正在清理他的手續，預備交卸。各分局中的同鄉同系的人，也都正在趕辦交代；等候他們都能齊集蘭州，我們就可以首途東歸了！伯脩於未見甘督以前，便已聽見余君說：「大帥此時，已經知道從前是錯怪伯脩了！因爲永和被匪，曾有兩位省委在場；他後來面詢省委，知道不願請兵，完全是黎仲蘊的主張；並且經過多少人的勸告，他都不聽，所以深悔從前不該錯怪他人！」余君又說：「永和被匪以後，呈報損失的公文內，縣長失單內，共開有數千兩的現款，數萬金的衣服首飾等等；而管獄

員的失單上，祇開棉被一床，狗皮褥子一條；相形之下，實在令人失笑！「迨至伯脩去見甘督，交還槍械時，甘督異常地表示殷勤，并且竭力地贊頌伯脩在平陵的政績。又說：「張武舉的案子，已經面囑高審廳，依然維持原判，仍將張武舉發交平陵，照舊執行監禁去了！」過了兩天，甘督又請伯脩去，商議北京外交部，來電令由甘省派員入藏的一件事：——西藏的地方，名爲中國的藩屬；其實，後藏早已與中國斷絕關係。這時，新由拉薩回來的人，到北京外交部報告：藏民因爲英人脅迫太甚，仍想歸服中國；若能乘此時機，派員去向藏民宣慰，必能得到相當的效果；外交部就電令甘督，就近派人前往。甘督以伯脩的爲人，胆識俱優；意欲請他當此大任。伯脩亦以此事關係國家的大計，當時就表示首肯；惟須北京政府方面，給以特派大員的名義，然後纔足以

取信於藏人；此外，還有其他的條件。甘督亦於當天就照伯脩所要求的各項，轉電外部。伯脩回來，向我說知此事，我就要求充當隨員；意思是想——再到較遠地西方一遊，將來我的西遊記，又可以多增材料；已蒙伯脩應允。那知過了兩天，外部回電，不能盡如所請；我們的西藏之遊，遂即作罷了！再過幾天，我們一系的人，已經到省，余君的交代，亦辦理清楚。於是就決定由甯夏、包頭、綏遠一帶東歸；并約定首途的日子。甘督知道了，又再四地挽留，想畀伯脩以重要的任務；而伯脩的去志已堅，他也祇得作罷。彼時，還爲伯脩預備護照，并派衛隊十名，護送至甯夏；然後再請甯夏、包頭兩處的防軍，更番護送。他又代伯脩寫了兩封給甯包兩處防軍長官的信。到了首途的前幾天，除掉甘督專爲伯脩及余君兩人設筵餞行外；其餘，爲我們全體餞行的人也很多。一

天，有一位做過西寧道尹的同鄉，特設三桌帶兩道燒烤的燕窩席，於蘭州南關外名勝的地方五泉山上，替我們全體俎餞。五泉山上的風景既好，酒席又極豐盛——每一桌的菜餚，共有四十多種，真可以謂爲窮極水陸了！所謂兩道燒烤，是一道烤方（即烤方形的豬肉），一道烤由母豬肚中剝出來的小豬。僅以洋酒而論，共喝了一百數十元的波藍地、維尼司、克尼沙等。（甘省的舶來品，自從我們到後，也就逐漸地輸入；我們臨行時，蘭州已經設有電燈電話；馬路，也正在興修；洋元一項，市面已可通行；惟銅幣尙不多。）我們是由十二點鐘入席，一直吃到下午五點多鐘，纔將四十多種吃完。回城時，我已經是腰折腸斷似的不能忍耐了！尤其是我們的柳君，這天，因爲他的衣服不合時，弄得十二分地懊喪而歸——我於前面，曾經再三地聲明：甘省那時

的政界，一切習慣，都是沿襲滿清；惟有頭上，不戴滿清的大帽、翎、頂；身上，不穿有馬蹄式袖子的袍子和外褂；然而便服的穿着，一切都遵照舊制。滿清時的官僚，不但官服就是便服，都是要隨時更換。不能稍有欠缺。所以當時曾有人編成十個字寶塔式的歌：其餘九個字，因與本文無關，省去不說；單講第四個字，就是「四季衣服」；足見那時的官僚，對於衣服一項，是必須四季俱全的。而窮苦地小候補們，有時雖將一切的花費，都已籌齊；祇有衣服一項，還要千金，纔能大致粗備咧！其原因是所謂「四季」，並不是一季一種就行了；每一季中，還要按照節令的前後，天氣的陰晴，分別應穿的是什麼衣服；所以皮、棉、夾、單、沙五種之中，皮衣，要分長毛和短毛，直毛和羊毛；棉衣，要分厚棉和薄棉，面子，還有軟硬之別；夾衣的面子，也要分別軟硬；單衣，要分軟硬和厚

薄紗衣，也有硬紗（又謂之生紗）軟紗（又謂之熟紗）的不同。所以一個小官僚，往往因為衣服沒有完備，就不能到轅門口去畫卯聽鼓。我們平日，都以為刮地皮的勾當，是不用成本的；怎麼能知道做官也同做買賣一樣呢？閒話不說了，再說我們同系的柳君，他同我也是一樣地窮酸出身，為人又很誠實；初入政界，充當了一二年的小老爺，對於交際場中應有的衣服，那能件件俱全？所以這天到五泉山去赴席，所有的賓主，都是穿着夏衣；而他的身上，還是一件應當在春末夏初穿的湖縐的長衫。他留心一看，在座的人，大多數是紗羅的衣服；就是當差的們，也穿的是夏布；不然，也是白洋紗的衣服。他的心中一發愁，面上就現出不自然地態度來。偏偏地這天主人所請的一位招待員，又是一個勢利鬼；他對於柳君，就特別地冷淡；以致柳君憤懣懊惱。

到不可言喻！——這位招待員姓阮，是山西省的人；在蘭州城內，開了一月大錢莊。大凡是省內外的地皮匠，刮得的地皮，都是送交他的錢莊存儲，他可以給你三種利益：一，是代你嚴守祕密，決不會叫人知道；二，是他在蘭州，神通廣大，無論什麼衙門的關節，他都能打得通；祇要你自己願意的話，無論什麼賄賂，他都能代你送得進去，還不怕第三者的告發；三，是可以代為匯兌到家中去，還不要匯水。所以全省老百姓的血汗，大多數要先聚匯在他的錢莊中，然後纔能流通到別處去；則他的大發財源，也就可想而知了！他的交際的手段，最高妙，又最靈敏。我們初到蘭州，還沒有三天，他就同伯脩非常地熟悉；我們第二次到蘭州，他對於伯脩，就更加地親密要好；就是我這個小區區，他也跟前跟後地叫「大哥」；再過幾天，他知道伯脩的囊中，沒有刮得一文；

臨走時，還要向甘督供川資；他的態度，就立時改變；我的「老大哥」的資格，也就立時取消了！這天，在五泉山上請客的主人，因為他是蘭州城內的交際男花，特請他來充當招待員。他又有一種驚人的絕技，就是鴉片烟的泡子，燒得奇異地好：他能將牠燒成七八分長的圓錐形，並且是上端粗，下端較細，中穿小孔，可以用繩線穿起來，給癮君子們隨身攜帶；抽的時候，祇要將較細的一頭，在燈上稍事烘烤，就可以粘在烟斗上，大抽而特抽了！那時，甘省對於烟禁，祇禁種，不禁運，吸；所以設局抽稅的機關，還是公開的出賣烟膏；官場請客，也以鴉片為敬客的上品。這位招待員，既有絕技，當然要於這時當眾炫耀了！客未到時，他便等候客到，幫同主人，陸續地向來客寒暄招待；客一到齊，他就施展他的絕技，逐一地請客吸食；就是不願開口的人，他也要殷勤奉

敬；惟有柳君，他不但不請他嘗試他的絕技；並且寒暖的話，也沒有一句。柳君的心中，已經是萬分地不高興；但是又不便於發作，祇得打起着向別人說：「此地的天氣，究竟不能同南方一樣，現在雖交夏令，還不甚熱；若在我們南方，便要異常地炎熱了！」他的口中，雖是這樣地說；但是他的臉上的汗，却已粒粒外冒了！招待員這時，已經將大烟燒畢，正在面盆中洗手；聽見柳君的話，又看見了他臉上的汗，便有意地尖酸刻薄，打了一個手巾把，送給柳君說：「還說不熱嗎？臉上有這麼多地汗，還不趕快地揩一揩！」這時的柳君，可更難堪了！他本想藉着說「不熱」以掩飾他自己的衣服「不合時」；這位招待員，却也就藉着送手巾，以形容他的「虛偽」；在這種情形之下，柳君當然要格外地愧赧和憤恨了！他的臉上的汗珠，也就格外地多而且大。然而又

不能不忍耐着將手巾接過，口中還要說一聲「勞駕！」——我們因此，可以知道人身上的汗，實在是一種最討厭的東西，牠專門好同我們的腦部鬧撇扭；正當我們遇着了什麼羞愧或是焦急的事情的時候，惟恐牠出現，以表示我們的不鎮靜；牠偏要同我們的腦部反抗，盡量地向外跑。所以有人說：「汗的胆量最大，人的心中，有什麼自愧的事情，不敢見人；牠却敢出頭露面，以表示胆大。」但是祇因牠的出頭露面，可就鬧得我們越發地羞愧或焦急，而牠跑出來的也就越發地多。這時的柳君，就大有這種情況；他的心中，就格外地覺得他的湖縐長衫不合時；以致散席回城以後，他還頹喪悔恨到十二分，我就勸解他說：「這種習慣，完全是心理的作用；試問，人家做苦工和種田的人們，常年穿着的衣服，不但不能分出四季，就是三季，也不能分；大多數

是單的脫下，棉的穿上，棉的脫下，單的又穿上，能叫身體不赤露在外，就算是萬幸了；那裏還有什麼皮的，夾的，紗的呢？難道他們就不見人了嗎？」他聽了這話以後，心中纔較為安定；然而本天他還要上街，買了一件縫成功的官紗大褂穿上，他的心事，纔算是完全解決了咧！我們大家，都將上道時所必需的一切，預備完全，就依照規定的日期，坐車出了蘭州的北門，踏上了我們東歸的大道了！



十一 歸途遇鳥

蘭州的北門外，就是黃河；跨在河上，有一道鐵橋；其式樣，和鐵路上所修的鐵橋一樣；其工程，還比京漢津浦兩道黃河鐵橋，堅固得多；而興修的時期，也較早。在地理書上，稱牠是：「天下黃河第一橋。」大概是稱牠的工程在黃河的幾道鐵橋中，算是第一；興修的日子，也可以算是第一地早。當時的工程師，是一位比國人；他的兒子，當我們在蘭州時，也到了蘭州；我倆，曾見過兩面；因為他的華語不夠用，我同他又沒有接洽的必要；所以就沒有接談。但是因為他的父親，為我國建築了一道很優良的鐵橋，我們見了他的兒子，就不期然而然地發現出一種欽敬地意思。這道鐵橋，在當時，用款并不多；聽說：「祇用幾十

萬兩銀子，「不知道是否確實？至於當時所以要修成鐵橋的原因是：因爲每年到了河水結冰之初，表面上，似乎很堅實了；其實，下面還多空隙；而行人不知，走在上面，壓力太重，必致開裂，將人陷下。到了融解的時候，亦復如是。當道爲顧惜民命計，不能不籌措巨款，修築橋樑；然而那種地方，又是黃河的上游，水流迅急，尋常的木石等橋，都無法建築基礎；不得已，纔修成鐵橋一道。嗣後，又規定了一種維持永久的辦法：於橋的一端，設立一個證收橋捐的機關；所征的捐款，卽作爲修理及保險期滿後再行重建的經費；征收的章程，是分數等：車、馬、駱駝、及單身的人，各有不同。我們的車子，經過此橋時，當然是要照章繳捐了。但是我們走到橋上，因爲不是內行的緣故，並沒有看出「工堅料實」的實證來。然而看見那種雀籠式的天網，以及平坦而又分出車行人

行的橋樑，心中也實在感歎這種工程，嘉惠行人不少！由蘭州向東北走不多遠，便是阿拉善山的山脈。其中的礦產很多，每逢日光斜射的時候，山岩上，能反映出種種地彩色來。尤其是黃金一項，在甘省的產量，較其他的金類爲更多。向年我由黃河的上游，到利河去，在木筏上，不時地看見很多地男婦老幼，在河中淘金。問它們：「一天能淘若干？」它們說：「平均可得幾錢銀子的代價。」再問：「淘得的金，怎樣地售賣呢？」它們說：「附近有商家特設金廠收買。」我在蘭州，又曾看見有人從西甯金廠裏面，携來未經提鍊的金塊，重至八九錢；又曾看見雜在石質中的金片，大至銀幣那麼大；其產量之富，可想而知。我們走到一個名叫大洪溝的地方，看見山下路旁，都是銻質的結晶體，長有二三寸不等，兩端尖銳，作六角形；本地的土人說：「在不久的時候，還

有兩個洋人，前來調查，曾用一種儀器，架在山上，向各處測量。「煤油一項，也常常發現於山谷中；土人以其似水而能燃火，多詫爲異事這一條路上，經我們親眼目覩的礦苗很多；可惜都祇匆匆地走過，並沒有詳確地統計！我們到了寧夏，住了共有五六日：一則，因爲等候陳君惠川——他在平羅縣，已經交卸；但是還有手續未清。——二則，因爲伯脩有一個同學，在寧夏北鄉，開墾古荒，前途很有希望；伯脩對於西北的墾務，向極留意；他在平陵時，便已接到他的這位同學的信，說：「他在寧夏北鄉賀蘭山下，用銀子五千兩，由旗人（就是向日開闢這塊荒地的主人）手中，買得房舍二百多間；可以耕種的熟地二十頃；未開的荒地，寬有四十里；長有八十里；真是世間空前的便宜買賣。他預備盡量地開闢，將牠建設成一個世外的桃源，他就終老是鄉了！」

惟有經費支絀，想請伯脩入股合作；并請伯脩於東歸時，若走北路，務必去參觀一下。所以我們到了寧夏，便預備多住兩天，到賀蘭山下一遊。伯脩的同學，因為接到伯脩的信，知道我們到的日期，他早已在寧夏等候；一見面，就請我們全體，都到他的莊上去住；他說：「他的莊上房舍很多，但是必須預先聲明：『盤餐市遠無兼味，』祇能聊具雞黍而已；我們當然是都樂意去嘗嘗邊塞上的鄉村風味了！」由寧夏動身時，伯脩又函知惠川，請他將手續辦清，也到賀蘭山下去聚齊。賀蘭山下這座村莊，離寧夏有四十里，離賀蘭山，也還有二十里的光景。我們出了寧夏的北門，走不到二十里，村莊便逐漸地減少了；走過三十里，人烟更形寥落；再向前走，簡直地就沒有人家了！惟有賀蘭山橫亘在西北方，就和一架屏風，上矗空際的一般。我於是時，心中曾有一種感

想：以爲我國的大山，在北方的，一定是都很雄壯高大；卽以我個人親身所經歷的說，這次西遊，祇看見六盤賀蘭二山，其氣勢，都是很雄偉高峻，絕不像南方的山峯，那樣地玲瓏秀雋；則北方其他的名山，也就可以類推了！未到旗莊以前，我就看見徧地的禾苗，一碧無際；因而詢問主人：「離莊還有多麼遠？」他說：「還有六七里咧！」我說：「熟地已開至此，則畝數必定很多了？」他說：「前面不是熟地，還是古荒；那一片綠雲覆地似的東西，不是五穀，乃是天生的青草。」迨至走到切近，我就下車細看，原來盡是葉大枝肥并且水分最多的草類；其高度，可以隱人；而密度又非常地稠；則地力的肥厚，也就可以想見。迨至旗莊的附近，纔看清村莊的狀況，與我們的理想，完全不同；我們以爲這種村莊，既在邊荒的地方，一定是與內地的窮鄉農家的村舍差不多；

那知牠的四圍的牆垣，都有雉堞，儼然就和城牆無異。進了寨門，裏面又有一層院牆；而且門樓高大，照壁巍峨，兩根旗桿，上插雲際；大門以內，兩旁盡是營房；內院之中，又是兩進堂皇，無一不和衙署一樣。問其歷史，纔知道這座村寨，原是滿清時代，特撥公帑二十萬，着寧夏駐防將軍，實行屯墾；房舍，便是將軍和旗兵們住的。後來，因為挖渠灌田，發生了窒碍，遂將墾務停止；房舍，也就廢置無用了！近年以來，寧夏的旗人，生計奇窘，便將這塊官荒，連同房舍，變賣了五千金，以資糊口；其實，所謂「窒碍」，都是由於人謀不臧，并非無法避免；將來若能利用科學方法，改良土質，再能導引河水，加以灌溉，定可變成千萬頃的膏腴之地。伯脩很想投資，與他的同學合辦，無奈一時籌不着鉅款，而款絀，又必定步旗人的後塵；所以他於這種實業，也實在是愛莫能助！我們

在此莊中，共住五天，裏外各處，都大概地遊覽了一遍；除掉西北方山峯高聳，齊如牆堵外，簡直地就是一片荒涼，毫無風景！到了晚間，蚊蟲都成羣結隊地飛出；用兩手向空中一拍，必定有十幾頭小性命犧牲；在我們的手中；人的身上，凡是沒有衣服遮蔽的地方，被牠們看見了立時就要下總攻的命令，給你一個四面齊進，叫你防不勝防；我們的足面，雖皆着韉；但以薄的緣故，也是牠們可乘之隙；所以我們若是彎下腰，用手向足面上一拍，則清潔地韉面，便要變成猩紅點點了！聽主人說：「向年在旗人管理之下，有一個小偷，於夜間，入莊偷物，被看守此莊的人拿獲，將他兩手兩足網上，放在空屋裏面，預備次晨送交官府；第二天早上去一看，小偷已經被蚊蟲咬得氣息奄奄了；手足及頭，都腫得不忍入目！大凡是住在此莊的人們，夜間，必須用蚊帳；天一薄

暮，又要焚燒一種半枯的青草，憑藉濃烟，將蚊蟲驅逐淨盡；然後纔能入睡。我們在此莊中，經過了五夜，每夜必有梟鳥兩隻，棲在兩根旗桿頂上，澈夜之間，發出一種「呱……呱……苗……苗……呱……呱……苗」地叫聲；這種地方，已經是淒涼到萬分；西北方，又壁立着千丈的山嶂；到了夜間，纔真是萬籟俱寂，世界就同死去了的一般；再加上那種淒清慘厲而又悠長地聲音，叫人聽了，真是要悽然淚下！然而這或者也是我們心理的關係：「梟」字，又寫作「鴞」，字典上說是「惡聲鳥也」；古人又名爲鵬，史記上說：「賈誼在長沙三年，有鵬飛入誼舍，止於坐隅；誼以爲長沙卑濕，自恐壽不得長，特爲鵬賦以自廣。」後來誼果不得永年；這就是中國愚民，憎惡梟鳥的原因；我於民間一切不合理的迷信，都深惡而且遇人必痛闢之，以免阻碍民智的進展；對於這

種「鴉鳴兇，鵲鳴吉」地野蠻人的胡說，當然是不相信了；但是我們幼時，受的家庭社會的教育不良，腦海中，恐怕還有很深地殘痕，沒有剷除淨盡；所以聽見梟聲，總是向悲哀地一方面設想；不然，爲什麼外國人常於夜間，到森林裏去聽夜鶯的鳴聲，却以爲婉轉美妙，而不以爲淒涼悲慘？若叫我們中國人聽了，能不以爲哀感動人嗎？

我們在屯莊（卽旗人向日屯田之村莊）上住到第五天，惠川也就到了。我倆，已經是四五年沒有見面，他到甘省以後，彼此都是以信代面；在甘肅省，這還是第一次的見面咧！當時，我又向他道謝，他曾贈送我寧夏的灘羊裘兩襲。（因爲他聽見我在永和被匪，衣服，完全被搶。）我們的行程，是決定由屯莊到離寧夏數十里的橫城子地方雇船，由黃河後套，至包頭，再坐驛車至豐鎮，搭京綏火車至北京。（這

時京綏車祇修至豐鎮，然後再轉津浦車還鄉。計劃一定，便先派人到橫城子去預先雇好了船，等候我們一到，就可以開船了。一面，又請惠川，攜帶甘督的信同護照，到寧夏城中，請防軍的長官，派兵到船上去護送；因為甘督派的軍隊，於我們到寧夏時，便已叫他們回省去了！諸事籌備完畢，到了第六天的清晨，我們就動身向橫城子進發。走了一天，纔得到達。這時河下的船已雇妥，寧夏的防軍，已經派來二十名，都携帶着槍，在船上等候了！——蒙匪盧占魁的部下，到了這時，雖已撤退；但是綏遠寧夏的北部，還是不時地受他的騷擾；所過的地方的廬舍，都要變成丘墟；所以行旅還不能不加以戒備。我們共雇了八隻大船，船的形式，與我們南方絕異；船身很長，而寬度很窄；尤奇異的，是木板甚薄，而工程又極草率；詢問船戶，纔知道黃河上游的船隻，大多

數是由上游向下行，至包頭，便要停止前進了！包頭或再向下行，也祇能到山陝交界的河曲縣一帶；因為下面有一道龍門關，決非船隻所能經過；船到包頭，就拆卸售板，不再回頭；所以造船的工程，并勿須怎樣地堅固。船隻不回頭的原因：是因為下行時，水溜，船隻行駛得很快；若是上行，却就難如登天；所以大多數都是到包頭拆卸，而不情願曠日持久地由下而上。我們到後，便催着船家啟碇。船行水上，很是平穩，倒不像我們南方內河裏不時地遭遇風浪。在這種邊塞的地方，風，是多而且大；然以岸高河窄的緣故，水面上，倒很平靜。但是人在船上，總沒有在岸上那樣地活潑自由；走了沒有半日，心中就感覺到寂寞無味！不得已，將我新由蘭州書店中買來的杜工部的集子拿出，睡在艙中，一首一首地欣賞。我於詩詞一道，向日就不大嗜好；然而平日也有

一種主張：以爲近人都說：「我國的文學，對於世界，沒有供獻；即如詩歌一項，上下幾千年裏頭，就沒有一篇能像依里亞特、奧特賽一類的史詩；就是能像得雪萊那樣地天才，也沒有一個。」這種論調，我總是不肯相信；我們也不要說什麼詩經、楚辭，在歐美人的眼中，也不能不加以重視了；就是魏、晉、唐、宋、元、明的詩詞歌曲，也不能說完全沒有價值呵！不過在研究的時候，必須加以嚴格地去取罷了。依我個人的偏見：要研究五言古，必須魏、晉、六朝律詩，當以盛中、晚三唐爲最好；詞，必五代、兩宋；曲，必元、明及清初。（有人說：「乾嘉時候的蔣心餘等的空谷香、一片石等，比李笠翁的十種曲，還要好；」我總嫌牠是詩，再不然，也是詞，決不能算作曲。）再將範圍縮小來說：五古中清新俊逸的，當然要推鮑庾了；至於沖淡真切的五古，古今來，祇有淵明一人，有此特

長；七律，自然要推老杜爲聖手；七古，還是青蓮、香山的好；青蓮有奇氣，香山則長於描寫；明末、清初的吳梅村，也很能作香山的嗣響；宋詞，還是張子野、柳三變二人，可以算爲詞的正宗；東坡、稼軒，都是以詩爲詞了；曲的特長，在能以上白道實事，所以元代的四大家，都是此道的能手；明、清的作者，雖是竭力地仿效，而神髓究有不同了！我於詩詞，雖是外行；但因翻閱了兩本工部集，心中就像感受了一種衝動地一般，也想提起筆來，謔牠兩首；這種衝動，也許就是藝術家所謂「感情移入」吧？我想讀者們在無論讀什麼書的時候，或者也有一種模仿的衝動？無奈當時，我是坐在船上，手下沒有韻書；舊體詩，是必須按照一定的韻類，不能隨意諧聲的；不得已，就依照着工部集中詩的韻脚，又加以類推，謔出了七律四首；題目，是「東歸途中感懷，并哭亡弟」；今特將

牠錄在下面，並將含意不甚明瞭的地方，於詩後加以註解，以表現我的一時地感想：

其一

頻年豪筆走窮荒，
贏得蕭疏兩鬢霜；
滿目烽烟侵月黑，
一天沙氣如雲黃；
依人空自悲王粲，
避世行將效楚狂；
東望故園何處是？
計程前路尙茫茫。

其二

屈指蹉跎四十春，
依然書劍老風塵；
世情休怨浮雲薄，
時事頻翻花樣新；
兩字文章曾誤我，
半生潦倒爲求人。

窮年矻矻終何用？

辜負昂藏七尺身！

其三

兩年一覺夢揚州，

北里安能識馬周？

作繭春蠶絲自縛，

成灰蠟炬淚還流！

情天已缺終難補！

恨海無邊莫浪投！

寄語愛河失戀者，

欲登彼岸猛回頭！

其四

往事回思劇可哀！

鷓鴣原上長蒿萊；

家傳七葉期功少，

債累千金戚族猜；

詩咏弟兄終恨鮮，

花名姊妹未全開；

而今跋涉邊關外，

急難無人爲孔懷！

(註一)我家已經七輩單傳；我是兄弟二人；我的兒子，又祇有一個。

(註二)先慈共生我們兄弟姊妹七人；有三個妹妹，都是幼癆；所存的兩個妹妹，也是一個是白癡，一個是聾而且啞。

我於前面，敘述我們由澠池縣坐驛車西上的時候，看見別人在飯店牆上題詩，曾經挖苦人家的詩，「都是歪詩」；怎麼我自己也「歪」將起來了呢？要知道詩是可以發揮人的性情的工具，人的腦中，發生了感想，就可以藉着詩，將牠發洩出來；至於好、壞、歪、正，那又是一個問題了；我於平日，最主張人要發揮感想，可以利用白話新體詩；舊體的絕律等，有韻腳、平仄、對仗、束縛人，絕對的沒有新詩那樣地隨便

自由；但是我又主張新詩也必須有天然地格調，優美地情緒，纔能叫做詩；不然，就是有很好的詩的境界，仍然是發洩不出來。上面四首七律，我所以不用新體而用舊體的緣故，就是不敢輕於嘗試的意思；然而舊體的格律，更爲謹嚴，更是不容易作；所以結果還是「歪」了！不過我的用意，祇在發揮我的感想，至於詩的「歪」「不歪」，我可就不暇顧及了！我在船上，藉着看詩又謫，詩倒很覺不着寂寞；惟有一到晚間，就從水面上，飛來很多地大青蟲，翅膀很大，專喜歡撲燈；艙門閉上，又悶熱得很；不得已，將燈吹滅，在艙外枯坐一會，就進艙睡覺；睡了，又不能入夢；實在是一件苦事！一天的白晝，船隻正在行走的時候；我們在船上，看見岸邊樹木叢雜的裏面，露出洋式樓房的圓頂來；我們的心中，都很詫異；以爲這種地方，那來的樓房呢？詢問船戶，纔知道

那塊地方，名叫呼圖灘，在滿清庚子年間，因鬧拳亂，此地也曾殺害法國的教士；後來和議成功，着令地方籌款賠償；地方沒有賠款，就將呼圖灘的荒地，指給外國人；那時，本是一片荒涼地草原；自從劃歸外人以後，經過一番經營墾闢，就完全變成膏腴地田產了！我們看見的樹木房舍，就是法國人建築的教堂。——這是當時船戶告訴我的大概情形。後來，我又在一種雜誌上，看見關於這件事的記載說：「這塊地，屬於塞外蒙旗，而產歸陝西定邊縣漢民管業；寬長，共有三百多里；當時的賠款，祇七萬五千兩；這塊地，本含碱性；自經法人取得之後，用化學肥料，改變土質，又開百餘里的長渠，引水灌溉，每年的收入，可達六十餘萬；當年，教堂取得此地，祇算是地方人民，以地代銀，所謂「私相授受」，在公牘上，并無檔案可稽；所以近來陝省的民衆，正在設法收

回咧。」船隻再向東北，又轉而向東，便是後套的地方了：所謂後套，就是河流到了此地，忽然分爲數派，到了前面，又復合而爲一。在後套的中間，成立一個縣治，名爲五原（在地理書上，謂河流分岔處爲河套；再向北流，彎轉東流的地方，謂之後套）其中的田畝，很肥美；我們坐在船上，向河岸一望，真是滿眼禾苗，油然無際；那時黍稷正在抽穗結實，大多數是纍纍下垂，長到一尺有奇，其地力之肥厚可知。可惜荒廢未開闢的地方還多，我們有時向北岸遠眺，仍多一片荒涼，不見村舍！據船戶說：「在後套的東方，有一王姓的山東人，在那裏招佃開墾，目下已墾出三百多頃，居民亦有三百多家，他們自己組織成一個團體，設立公共的商店，以供給三百多家的日用品；遇有彼此衝突的事件，他們也自有裁判的機關，不必到附近的縣城去訴訟。」依照船戶所

說，那纔真是世外桃源咧！過了後套不遠，便是包頭鎮，黃河至此，便要折向東南；我們是要取道綏遠的，到了此地，也勢非登陸不可。到了包頭，我們就住在船上，打算將騾車雇妥後，就由船上上車，勿庸再住客棧了。當時，伯脩先將護送的兵士，派遣回去；然後自己再攜帶甘督的護照和信，去見包頭防軍的長官沈統領，請他再派兵向東護送至豐鎮。我同惠川，也到鎮上去閒逛，藉以舒散幾天來在船上拘束的鬱悶。在街上行走的時候，遇見一位羅平縣的紳士，他見了他的舊縣長，非常地殷勤，先請我們到酒館中吃了一頓便飯；然後又約我們到一個廟中去會一位活神仙。我問他：「神仙還有死的不成？爲何命名要叫活神仙呢？」他祇是笑而不言。到了廟中，他纔說：「這個廟裏，有一位當家的老和尚，精於六壬卦爻，能知過去和未來的事，所以叫做活神。」

仙。我因爲你們都是出門還鄉的人，而且這條旱路上很不平靜，我替你們有點擔心；所以特請你們來請這位老和尚，替你們卜上一卦，看看你們的前途，是否平安。等他出來時，你們不要說是做什麼事的人，儘管卜卦，你看他的斷語是再靈驗沒有的了！」廟中房舍，倒很整齊，我們進去，是坐在會客室的裏面。不一會，活神仙出來，也是俗氣滿臉，並沒有什麼特異地地方；祇有一部鬚鬚，倒很長而且厚，很像戲台上鬚生的鬚子。見面之後，不作一聲，就將他的卦具拿出，叫我們卜卦；大概他的平日，就以此爲營業，知道我們進廟，就是來卜卦的。這種把戲，較之其他的迷信，我尤爲反對；但是今天本來是無事閒逛，隨意消遣；又兼想看看活神仙是用什麼騙術；所以當時，也就沒有拒絕。當他拿出卦筒時，我正要問他：「卦金是多少？」那位紳士，便已掏出大洋兩

元，放在桌上，說：「定例是一元，這是你們二位的。」我還堅決地不肯，要由我們自己照付；而惠川說：「他既拿出，又怎肯收回呢？我們祇得叨擾了吧！」那位神仙，就將卦筒先遞給我，叫我將筒中的制錢兩枚，搖後傾出，如是者六次，他在紙上，畫了些圓圈或墨點等符號；然後向我問道：「你是出門的人，并且是由此地的東歸的？」紳士在旁邊，連聲驚奇地說：「不錯……一點兒都不錯……」他又在紙上，寫了兩句歪斜地字，說：「路上平安，你儘管放心前去！」僅此就算完事了！而惠川却向他說：「他的夫人，現在有病，什麼時候，纔能全愈？是否要另打一卦？」——茜芬自從被匪受驚和受寒後，就不時地抱病；然亦不甚重要；近來，又病較前稍重；或者是因爲離去她的故鄉和父母，心中不免感傷所致；惠川見她在船上，睡了兩天，沒有起來，所以代我向和

尙詢問。——和尙聽了惠川的話，說：「不要。」他又向符號上看了一看，又在紙上寫了兩句，向我說道：「你這位令政的病，我祇能保你在路上無礙；我不是江湖上的術士，是好說直話的，請你不要見怪！」惠川又問：「到家以後，又怎樣呢？」他說：「那我可就不知道了！」我說：「當然是到家以後，就要死了！何必再向下問呢？」惠川默然不語，面上，就現出代我不幸地態度來。我却笑了一笑。後來，惠川的卦，當然也是一路平安了！我們出了廟門，我就向惠川說：「你以爲他真是神仙嗎？現在陝西那條道路不通，大凡是南方人在甘肅的，此時東歸，都必經過此地；他看我們的衣履，聽我們的口音，便知我們是出門的人，由此地東歸的；這本是很淺近地道理，絕不能因此就相信他有先知的本領。他說茜芬的病，難以全愈，也是他藉着直率，以售其詐，簡直沒有

可信的價值。」惠川聽了，似乎有點恍然了。我們在船上，又住了兩天，車子纔雇妥；沈統領派了二十名騎兵，於我們動身的那天早上，也到河下，隨同我們上道。這段路程，完全是依傍在大青山的麓下。經過的城鎮，除去歸綏，就要推薩拉齊爲最大；其中房舍，也最整齊。綏遠城，同甯夏一樣；街市都很寬闊，而且平坦。包頭的商業，很殷繁；而街市尙係舊式。綏遠的舊城，名叫歸化，故又統稱爲歸綏。新舊兩城，相離祇五里，我們經過時，這五里的路途，已修成馬路的式樣，真是其平如砥；驟車到此，車夫將長鞭一揚，很多地驟馬的蹄子，一齊放開，就同鳥飛地一般，沒有二十分鐘，便由舊城，跑到新城了！該地尙有清代駐防的滿城一座；我乘大家都在飯店中打尖吃飯的時候，特往滿城，遊覽了一次，看見其中盡是些頽垣敗壁，狼藉不堪！但是倒塌的院落中，無一處不

是粉壁磚牆，局勢嚴整，現在雖已剝落毀壞，而當年之遺跡猶存；聽說旗人的生計，現已艱窘到萬狀；其房屋之倒塌毀壞，全由於他們自行拆卸，售賣磚木所致；華屋山邱，真是令人有今昔盛衰之感！歸綏的南方，有一道河，名叫大黑河；明妃的墓，就緊靠着河岸；遠看就同一座土丘一樣，河岸一帶，盡是青草；墓上，當然也是青草了！所謂「黃沙白草」，除掉天寒草枯，可以看得見白草；不然，在此邊塞的地方，我就沒有看見一莖草是白色的；這或者是因爲地皆歸漢，所以草盡變青，不獨昭君，心猶內向了！（？）過了綏遠，經過一道山峽，地極險要；土人說：「就在昨天，官兵還在此地，與土匪開火，彼此互有傷亡；到了下午，土匪纔向北退去；然而相離還不到四十里！」然則我們若是早到一天，還不敢冒然前進咧！這天晚間，就住宿在一個村莊上的民家；因爲地方

危險，不等趕到城鎮，於太陽還未落時，就趕快地住下了！吃過晚飯，與房東的主婦閒話，知道這塊地方，離山西的邊境不遠；她的兒媳，是山西省的人，嫁到她家，已經數年，尙未歸寧過一次；因為她的媳婦，纏足未放，而山西省對於纏足，是異常地嚴禁；若有一個婦女，纏足不放，經人告發，必罰大洋五十元，決不寬貸；所以她的媳婦，再也不敢去回母家了！我問：「她的兒媳的母家，住在山西何處？」她說：「就在此地的南方，數十里外的山中。」我說：「那也是山西的邊僻之地，就是嚴禁纏足，那能推行到這種邊遠閉塞地方呢？」她說：「不然，祇要由此地向南行，一入山西的境界，對於鴉片、纏足、辮子，這三件事，都是雷厲風行地嚴禁；譬如我這個媳婦，祇要今天晚間，回到她的娘家，她那村莊上的村長，明天早晨，就要去告發；不然，若被別人告發了，村長也要

一同連坐；那個告發的人，還要得賞；試問，充當村長的人，又怎敢代爲隱瞞呢？」就據這位主婦的一席話，就可以知道晉省那時政績的一斑了！次日午後，便到豐鎮。當時，直到火車站上，將行裝卸下；包頭派來的馬兵，每人賞錢若干，將他們開銷清楚，打發回去以後，比時就上了火車。這時真同進了自家的大門一般；途中的危險，業經撞過；從此一直通到我們的家鄉，都有火車輪船，交通上，就不愁不便利了！若就我的身世說：我這時真可以算做無家可歸了！弟弟死了！妹妹嫁了！家中的用具，在我未出門以前，便已當賣一空！房子，是租雇人家的；當然是房東早已收回，轉租給他人了！當我由永和，又轉回平陵時，曾經打算永住甘省，不作東歸之計；一則，因爲我自弟死妹嫁以後，便是到處可以爲家；家中既無恆產，又何必戀戀於窮苦地故鄉呢？二則，又因爲我

家自從父親病廢以後，一直到我自己生計不充，迭遭變故，先後積欠人家的債款，不下千金；我這次旅居甘省，已至數年之久，既是沒有能耐刮地皮，又成年地拿着一把毛錐，度那種清苦地生涯，怎能有發財的希望呢？所以前面那四首七律中，有「兩字文章曾誤我」一句；意思就是說因為想學文章，沒有學成，反耽誤我做別的事；以致數載的甘省，祇落得一肩行李，兩袖清風，將來回到故鄉去，我的債主，縱或不向我索債；我自己問心，能無愧嗎？所以當時我本是不願意還鄉的，那時茜芬，也是竭力地想打破我的還鄉之夢；後來，因為我設了幾次法，想將我那寄居在外家的小孩錦兒，接到甘省來；結果，都沒有成功！——惠川西上時，本是一個很好地機會；無奈他的首途，也是以北京為起點的；——迨至伯脩辭職，預備東歸，我們同系的人，又鬧成一種全

體大罷工，我個人更不能獨留甘省了！到家去看我的錦兒，并且要趕快地培植他的吃飯的能耐，這是我第一件關懷的事；上了京綏火車，則我們父子五載的睽違，不久，便可以團聚；心中，自然也很有一種欣慰地感想。至於還鄉以後的生計，伯脩爲我早已籌得一種辦法；他將他在平陵任內，從我未到以前，一直到我由永和轉回平陵爲止；所有第三科科長的薪金，我未曾支用的，他都用我的名義，呈報上峰，積聚在一塊；又乘儷梅東歸，道經平陵時，爲我商懇儷梅，也拿出銀子七百兩，作爲洋錢一千元；一併匯至北京，存儲在他的家中；等待我們東歸後，爲我購置一點恆產；但是他因爲我對於金錢，平日太沒有節制，所以當時就沒有告訴我。在東歸的途中，他雖已向我說知；然又約定這一筆款子，是專爲置產而設；將來購買田產時，一切都由他代辦，不准

我經手分文；無論何項開支，都不能動用；沿途的旅費，仍都由他代付。這種古道熱腸，真是令人感激到不可言狀！按理：平陵縣第三科科长，於我未到以前，以及我往永和以後，都是他兼代；所有的月薪，本該歸他使用；他將此款撥歸我有，就同他自己掏腰包的一樣了！他的生性，最歡喜周急濟困，親友同黨人們，受他接濟的，也不知道有多少，真是現在黨人所罕見的。（後來他又爲運動革命，耗去家產很多；儷梅也因加入革命戰線，將他在利河一任鹽差所得的金錢，消耗淨盡。）我因此次還鄉，生計決不至再像向年那樣地窘困；我同錦兒見面，又祇在眼前，心中很爲興奮；那知火車開行不遠，車中氣候，忽然地寒冷將起來。這時正是夏曆的七月，我們身上，都已穿着夾衣，而且有穿棉襖或棉馬褂的了！這也就是塞外的一種現象；再者，我國氣候的不同，

也祇有北寒而南暖斷沒有北暖而南寒的道理；不料這天火車越是向東南行，氣候就越發地寒冷；快到居庸關八達嶺的附近，天氣寒冷到令人不能忍耐；我們的衣服，除掉隨身穿着的外，其餘都裝在箱篋的裏面，放在行李車上；不到目的地，是不能隨意取回的；我們這時，惟有縮頸、抱肩、顫聲、搖頭，連聲說：「冷呀！……好冷呀！……」而已；尤其是茜芬這時，正在患病的時候，身上就格外地沒有熱力，抵抗寒冷；然而這時也祇有忍耐，沒有其他補救的方法！迨至車一進關，氣候又忽然溫暖；再向東南行，不但身穿棉衣的，都要脫下；就是夾衣，也有一種燥熱地感覺了！這時，我纔明白古人出關的詩：「馬後桃花馬前雪，令人一步一回頭」這兩句，真是情景逼真咧！我國已經修成的鐵路，不借外債，不依賴外國工程師的，祇有這一段——京綏。這一段鐵路的

工程，又非常地堅固；近來的旅行家，以及新聞記者，在雜誌或是日報上，常常登載贊揚這段路工的文字；工程師，便是詹天佑；可惜他享年不永，不能為國家民衆，多多地造福！當他死的時候，似乎報紙上，還登載了一段惋惜他的話說：「他在日本醫院治病，是被日人有意將他治死的；」當時的事實，是否這樣，我也記不清楚了！但是那段鐵路，建築得實在是充分地堅巧；那種地方，真是險峻到萬分；鐵路竟能利用山勢，上下，俱用曲折委婉地形式，以減殺山的陡峭；當時坐在車上，祇見列車的兩端，皆掛有機車一輛；有時似乎前進，有時又似乎後退，將我鬧得莫名其妙；軌道兩旁的樹木，也整齊茂盛，人在車中，看見兩旁的窗外，盡是濃陰，不露天日，有時絲絲地楊柳，披拂在窗外，人在窗中，儘可任意攀折；這條鐵路，在我們中國，真可以算做首屈一指了！車到

北京伯脩的夫人，因爲已經接到電報，早已領帶兒女，在站上等候。我因爲看見她家一家人久別重逢的情形，以及兒女們的身體，俱已增高長大；便想起自己的小孩錦兒來，恨不得體生雙翼，迅速南飛。無奈這時茜芬的病勢，因在居庸關外，受了寒冷，又復轉劇；我自己的身上，也發起熱燒來；其勢已不能不到伯脩的家中，暫事休息。我同茜芬的病，在伯脩家養息了十幾天，還不見減輕；不得已，請了兩次中醫，一次西醫，吃了三次藥，纔能出門行動。當我們東歸的伊始，茜芬因爲戀鄉，感傷成病；我在路上，用以慰藉她的方法，就是告訴她：「南方的地方，非常地繁華富麗，大多數都是你沒有見聞過的；」她用以自慰自解的，也就是想看看內地的文明和富庶；路過甯夏，包頭，綏遠的時候，她看見那種商業的繁盛，人烟的稠密，已經發生一種奇異地感想；迨至

北京，她雖是正在病中，當我們坐車向伯脩家去的時候，沿途所經，她祇要遇見汽車洋房等等，就要凝神注視；等到病勢減輕，可以出門，我就引導她到前門外的鬧市以及幾個名勝地地方，什麼中央公園、萬牲園……去遊逛。這時的北京，反不如民國三四年間興盛，萬牲園中的動物，死去的很多；游藝場、戲園子，多已閉門停業。然而在茜芬的眼中看來，已經是驚奇到十二萬了！她的病，也因此減輕了幾分。我們同陣東歸的人，此時多已星散；惟有惠川，還住在北京，等候我們同陣回里。伯脩也要回壽縣去掃墓。我們就由北京乘火車，到天津，又換車南下。這時已經是九月的中旬，天氣已大有涼意了！由天津到蚌埠，這一段鐵路，必須二十五六個鐘頭，纔能到達；計程總有一兩千里；若在火車未通以前，全靠車馬或是人的步行，沒有二三十天的工夫，是不能

走到的；火車通行以後，祇消一個晝夜；這總算是爲人類造福不淺；然而我們坐在火車裏面，顛頓拘束的時候太久，身上就感覺到異常地不舒適；而況茜芬的病勢，還未全愈？剛剛車過濟南，她就不住地嘔吐；過了泰安、兗州，她的身上，就大燒大熱將起來了！到了蚌埠，伯脩就請惠川同我們一陣到客棧中去休息；他自己，便上了小輪，向壽縣去了！我們下了火車，就住在一家大客棧中。茜芬祇是昏昏沉沉地睡，身上的燒熱，也不減退。我同惠川，到街上去閒逛；我又想去找我向年住過的那個小客棧，把我寄存的幾本破書——十一朝東華錄等——取回；那知這時的蚌埠，大非昔比了；馬路，又增加了一條；街市人烟，比向年擴大了很多；幾層的洋房，到處皆是；由車站到鬧市，向年是隔離着；一段很長地曠野的；此時，都變成街市了；我向年住過的那家小客棧，

地點、字號，我都分明地記得；但是跑去一找，都完全與向日不同；房舍，已改變了式樣；商業，亦非客棧；向人詢問，也都茫然不知所謂了！昔時，丁令威以千年後化鶴歸來，人民雖已不同；而城郭尙復依舊；我這次西遊，不過五年，怎麼蚌埠這個小地方，就是這樣地滄桑變易呢？足見火車所到的地方，商業一切，都發達得很快；孫總理的建國方略，以完成全國的鐵路，爲建設國家的最要工作，實在是不錯的！蚌埠地方的發展，這時，還正在繼續前進；有很多地地方，都正在鳩工庇材，大興土木；不知將來，還要發達到什麼地步咧！

茜芬的病，自從到了蚌埠，不但沒有減輕，還日見加重；請了兩次醫生，吃了兩次藥，也不見效。伯儵臨行時，特請惠川，同我們一陣，是因爲我的自身的病，也沒有全愈；故留他在蚌，幫同照料。他見茜芬的病

重，不便上下輪船，以致他也不能回里；心中便異常地發急。我也因此不能回壽，比較惠川當然要格外地焦灼了！一天，惠川代我們請來了一位名醫，診過了脈，悄悄地告訴惠川說：「這位夫人的病，恐怕沒有希望了吧！」惠川問其所以，他說：「她的一隻手上的尺脈，完全沒有了！這就叫做『六脈不全』，病象至此，是萬萬沒有生理的。」惠川在暗中告訴了我，並且說：「包頭老和尚的話，你還不相信，你看這是怎麼樣？依照我的主張，還不如趕快地回壽咧！不然，若在此地，遇到了意外，你將怎麼辦？」我對於他的話，關於迷信的一方面，倒是十分地不注意；惟有茜芬的病勢沉重，這是事實，決不能加以否認的。當時我的心中，就十二分地懊惱頹喪；以為我的前妻，跟隨着我，受了十幾年的困苦，中途就別我而去；這一個，也是跟隨着我，經過了奇特地危險，以

及長途的奔波；剛剛趕到里門，又復病到垂危地境界；我的一生遭遇的不幸，真是無以復加了！但是事已至此，祇得遵照惠川的主張，趕快地回里。恐怕上下小輪，以及機聲聒耳，與病人不利；就雇了一隻民船，將茜芬扶上了人力車，拉到河邊，再將她扶上了船。當時便請惠川另坐小輪，自行回里去了！民船行動，確比輪船安靜；而且船是我們專雇，途中行止一切，都可以任聽我們的指揮。坐在船上，看見淮河兩岸，正是葦白柳黃的時候，一切的風物，都與北方迥異！這幾年在甘省，眼見各種動植物，其中很有幾種與南方不同，例如草類，就沒有蘆葦、蓮芰、花木，沒有梅、桂兩種（？）——這也或者是因為我的見聞狹隘的緣故。——鳥類，惟有麻雀一項，其羽毛形色，到處皆同烏鴉，則較小，而且是紅喙紅爪，鳴聲亦異，這或者又是一種其他的雀鳥；鷹類，因為

地曠人稀，就非常地多；雖在鬧市如蘭州的街上，售賣肉類，也不敢公然懸掛；購買的人，也必須用物包裹；不然，必被空中的鷹隼攫去；就是通衢大道的旁邊，也常見高如兒童地鶩鶩，蹲踞在田間隴上。昆蟲很少，尤其是蟋蟀類的秋蟲；韓愈說：「以蟲鳴秋。」這句話，若在甘省，可就違悖事實了！但是池塘的裏面，却有一種水族，非常地奇異；牠的身體，細如線；色紅似血；長有數尺至一丈不等。上述，不過舉其概略，以見景物的不同而已。我們回到北京，住在伯脩的家中第一夜，聽見牆角堦下，蟋蟀的鳴聲，就同聽見久別故人，促膝話舊地一般，心中很有一種欣慰地感覺。那時，還是初秋的時節，因為茜芬的抱病，輾轉延誤，直至九月的二十以後，纔由蚌埠乘船回壽；東歸以後，已經耽延在北京、蚌埠兩處，至兩個月之久了！船到壽縣的北門外，我就打定主意，暫

住客棧，等候雇妥了房舍，再行遷移；因爲這時的壽縣，雖是故里，也就無異異鄉；弟弟既歿，兩個妹妹的婆家，又都住在鄉間；其餘的親族，都是生計不充，房屋局促，沒有我們下榻之地。當時，我便雇了一乘肩輿，（因爲那時還沒有人力車，）給茜芬乘坐。（她的病勢，這時又似乎較輕。）進了城門，走在街巷的裏面，很有一種蕭條冷落地氣象；商店及人家的房舍，不但沒有改變，反較前頹敗得多了！足見地方閉塞，交通不便，在這種物質競爭的時代，一切都是要落伍的。走在路上，遇見的行人，大都是面生的人；向年在家，因爲縣城狹小，出門行走，隨時目覩，雖非親友，亦必面善；此次返里，我自己雖不是「少小離鄉老大回」，而兩鬢已衰，面容已易；家鄉的十幾歲的青年，已大多數變爲成人；所以路遇，便都不識了！我叫轎夫以及挑行裝箱篋的人，都到我的舊居

切近的一家客棧中。住下以後，我就跑到外家，看見錦兒，業已將近成人。（年將十五，因體格很高的緣故。）我們父子見面，以及我向外家道謝的情形，都不要詳述，便可想見。當時就將錦兒，攜至客棧，向茜芬施行見面禮節時，她正在昏睡，不甚省識。我這時的急務，就是爲她醫病；而一時之間，親友隣里，聞訊來瞧看的人很多；我就請託他們，代爲推荐。先經一位親戚，舉荐了一位楊姓的醫生，診脈以後，他說：「這是老病，必須治本，纔能見效。」開了一張藥方，放在桌上，我就送他出去；到了大門以外，醫生剛走，就有一位舊友，打從門前經過，抬頭看見了我，就說：「哎呀！你是何時回來的？」我說：「不久。」他說：「你在客棧中做什麼？」我說：「我是攜帶家眷，剛纔回來，還沒有雇妥住家的房舍咧！」他說：「那麼，我就進來看看。」到了屋中，他見桌上放有藥方，

就說：「這張藥方，是誰吃的？」我知道他向日極歡喜研究中醫，就告訴他是茜芬吃的，并請他代爲考慮一下。他看過以後，祇是搖頭說：「這種方藥，幸好，經我看見，不然，非鬧出來危險來不可；現在王仲景正在家中掛牌施診，他的醫術，你該也是知道的？爲何不去請他來診治呢？」我說：「剛纔回來，一切都還茫然咧！」他說：「那麼，你就決定去請王仲景；這張藥方，萬萬不能照服！」這位舊友走後，就將王大夫請來，診過了脈，他說：「病勢很輕，你別看她昏睡，這是心絡中有點虛熱的緣故；祇要吃一兩劑藥，就可以全愈了！」我問病原，他說：「先是受點感傷，後來又受了一點風寒勞頓，祇要用藥將風寒祛除，人的身體的根本方面，絲毫都沒有損傷。」我問：「蚌埠有一位醫生，說：『她的一隻手上，已經沒有尺脈，』是何道理？」他說：「一隻手上的尺脈，是

確實地微弱；但是這也是婦女們常有的脈象，並沒有什麼危礙。」果然不錯，吃了這位王大夫的藥，祇有兩劑，茜芬的病，就完全地好了！我的身上，有點不舒適，也吃了他的一劑藥，就可以恢復原狀。我倆的身體，都已復原，我便率領茜芬，到各親族家中，去問候探訪，以盡我們對於親族應盡的禮誼。這時，親族里黨的家庭，已大有消長，且間有死亡的了！向年不願意借錢給我，反猜測我此生決無做事希望的那位族弟，亦於兩年前作古了！時近冬初，全城的人家，都於十月朔（俗稱下元鬼節）的前後，去祭掃墳墓；我也偕同茜芬，并攜帶錦兒，到我的父母以及前妻亡弟的墳上去祭掃。此時的墳上，雖也是草枯木落，風景蕭條；但是人的心境，却與向年臨出門來祭掃的時候，大有不同；不過想起亡弟當年，因我西遊，曾幫同我籌借用具，又代我肩挑行李，送至

石頭埠的船上；此時歸來，祇落得一堆黃土；鶴原餘痛，尙未能完全去懷罷了！然而祭罷回城，便又覺着晚霞似錦，楓葉如花，一路風光，都可以助人清興！我的遊記，記到這裏，也就可以突然地截止了。



十二 記後贅言

在本書的範圍內，所有應當說的話，是已經說完了；但是不才還有幾句贅語，要向讀者請教一下：就是讀者對於我國東北的幾省，不知道現在是作什麼感想？假使是很憤懣懊惱地話，那麼，我們就應當研究東北幾省，爲什麼鬧到現在這種地步？古人說：「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這句話，是絕對地不會錯誤的。我們若能詳細考查歷史，就可以知道東北幾省，在外力沒有侵入以前，也同西北幾省一樣地荒僻閉塞；交通，也是十分地困難；人民，也是十分地貧苦；我們內地的人士，誰肯注意？又誰肯去經營這種荒涼地曠野呢？那知道外人就同鬻桑的餓人，對於食肉地一般，祇要是肉，不問肥瘦，都可以充飢；而且

人家正乘着我們不注意的時候，將牠吞在口中，便可以化瘦爲肥，變做很優美地養料。近年以來，我國依賴列強均勢，不能實行瓜分；而不知道人家不能瓜分，却可以蠶食；現在便是實行蠶食的時候了！在最近的將來，恐怕日本仍是由東北而西南；蘇俄再由外蒙而內蒙，而新疆；英國亦由後藏而前藏，而青海；三方進展，都是以我們的陝甘爲中心。我國的青海、新疆、甘肅、寧夏一帶，現在實在是荒曠到萬分；所以內地的同胞，都將牠視同化外，毫不注意；而不知人家却早已注意了：當我在甘省的時候，常常聽人說：「有外國人，到那邊去遊歷調查；」若是探問人家去調查的什麼？却不是簡單地祇調查一種一樣，我國祇知道伯希和將燉煌石室的骨董搜羅了去，然後纔趕快去拾人家遺棄的糟粕；我在蘭州，看見一般官僚，都同瘋狂了的一般，搜求唐人寫

經；祇要能有此類寫經一大捲，就可以包你得到一個縣缺；其實，真正是唐人的寫經，早已不在甘省了！甘省的官僚，祇知骨董有價值，而不知道真正有價值的，不是骨董，却是藏在地下的礦產，以及擺在地面上的古荒；外人不遠千萬里到我們西北去調查測量的，也就是這種無價之寶。可惜我們做主人翁的，反有意地廢棄了似地不加以注意，將來的結果，能不與東北一樣，袖着手讓人家侵入嗎？不才在甘省，過了幾年之久，曾經親眼看見了寶物；東歸以後，能不向我們親愛地同胞，報告一聲嗎？這就是我要寫這部書的第一個動機。但是我還要附帶着聲明一下：我們要想發展西北，必須先從交通上着手；其次，就是要有充足地資本，同精通科學化的實業的人才；我於本書中敘述的例證很多；譬如呼圖灘在外人手裏，爲什麼能變確爲膏腴？賀蘭山

下的屯莊，爲什麼到現在還是一片荒野？這都是很明顯地事實；至於西岔子以北未開闢的沙田，以及隴東西各種礦產，真是天然的大富源；我們若再自己不取用，而又漫藏，又怎能不誨盜呢？除掉上述的兩項以外，尙有不才於五年間經驗的一點人情世態，雖也可以作讀者的鑒戒；但是關係影響的範圍，較之上述的兩項，實在是渺乎小矣！而且在我們貴國裏面，也都是數見不鮮地遼東豕，我又怎能要求讀者加以注意呢？好了！定了！我的贅話，也祇說到這裏爲止。然後再向讀者行一個四十五度的鞠躬敬禮，以贖我耗費讀者許多寶貴光陰的罪過。讀者先生，請了！

別忙！請你再向下看，我還要說一句贅話咧！就是本書中所敘述的事實，關於個人方面的，祇要是我親身目覩，我都敢保證牠是千真

萬確；若是間接耳聞，縱然是沒有聲明是耳聞的，對於「未必真確」四個字，我都要加以保留；雖然是我於記前引言中，曾經說過都是事實。總而言之，我是效法報紙紀載新聞的體例，有聞必錄，絕對不是有意地毀譽個人就是了！（完）

附註：如有採用本書情節，攝製電影片者，必須取得著作人的同意。



